

200

206

PINOCCHIO UNDER THE SEA.

木偶游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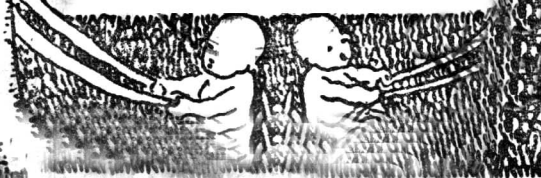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記海游偶木

著 地 巴 雷
譯 易 宋



編 者 明 開



木 偶 游 海 記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民國卅七年十一月七版

每册定價金圓四角八分

著 者
翻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雷 巴 地
宋 易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開明書店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四〇七九號

偶 (88 P.) W (1.60)

譯者序

大家都喜歡讀木偶奇遇記，這確實是一本絕好的文學童話。這本木偶遊海記就是借着前一書裏的人物——匹諾曹，而寫成的一本科學童話。原著者雷巴地，意大利人，是木偶奇遇記著者科洛地氏的姪兒，意大利很出名的海洋生物學家。

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兒童的海洋動物學——你們聽了什麼「學」，不要就頭痛而丟下書來，要知道還有呢！牠同時也是一本絕好的文學童話。

我們在讀木偶奇遇記的時候，很奇怪着那本書的作者，竟能這樣懂透得小孩子們的心裏！譬如木偶歡喜去的玩物國，每星期四放假的，一個星期有六天，星期四一天星期日暑假是從正月初一放到十二月底的；以後要看木人戲而賣掉了他的初級讀本等，我們覺得這頑皮的木偶的種種舉動，是多麼地可笑，然而試靜心一想他的種種可笑的

行爲，不也就是我們自己的麼？木偶奇遇記這本童話的好處，就在此處，而我們覺得歡喜讀牠，也就在這裏。這本木偶遊海記在這方面，並不覺得比木偶奇遇記損色，且舉一個例給大家看看——

匹諾曹遇到槌頭鯨，相約去遊海。槌頭鯨因他穿的紙衣服麵包帽子不能下水，便給牠換上一件鵝魚皮衣，可是那鵝魚皮衣的顏色很難看，他說——

「我不要牠。這太醜了。我更歡喜我那件美麗的花紙衣服。」

「你的那件是紙做的……倘然你在水中穿了，要給弄壞的。」槌頭鯨答。

「我要我的美麗的衣服。」匹諾曹堅持着說。

「但是我告訴你呀，你在水中穿了，是要弄壞的呀。」

「我要我的，我要我的。」匹諾曹哭喪着臉說。

槌頭鯨終於依應了木偶的要求，還他的紙衣服，但是剛一下水，紙衣開始離開他了。他急忙跑回海岸，服貼地穿上鵝魚皮衣。

我們有時不是也會像匹諾曹那樣無理由的向爸爸要求着一件分明是錯誤的事物麼？到事實證明是不可能時，也會自動下場，領受爸爸給的不十分體面卻很實用的東西了。

本書中像這類的描寫，到處都是，顯然是很出色的。

此外，在本書中，我們還可以學習到不少奇奇怪怪的知識，稀奇到難使人相信，但這些稀奇的知識並不是神仙故事都是確確實實的東西，牠們都是能夠呼吸吞食的海洋動物，也舉點例來說。

海裏有種紅色的小蟹，名叫「寄居蟹」，牠的腹部有硬的殼，但背部卻是軟的，牠在海灘上尋空的殼住在裏面，待到長大了，嫌殼過小時，便出外尋較大的空殼住在裏面。牠的殼外，住有一種像植物的動物，名叫海葵，是不會走動的。那海葵和寄居蟹是好朋友，寄居蟹倘然搬到新殼裏去，一定用鉗子把海葵一同搬去的，你說這不是很稀奇麼？

還有一種小魚，名叫印魚，頭上生有吸盤，能夠吸住在別種魚身上，像沙魚那般可怕。

的魚，牠也會吸住在那裏，反把沙魚拉來拖去的跑。

近海一帶的小朋友，平常很喜歡喫的海蜇，你知道這東西在海中是怎樣的形狀麼？牠像個傘蓋，下面垂着許多條線，夜間還會發燐光，好像螢火蟲那樣。

這些都是不但稀奇，而且還是非常有趣的真實的科學知識，爲木偶奇遇記原書所沒有，而本書卻全是這類的知識。

不過本書也有一個思想上的缺點，這是有點受了英國兒童讀物的影響之故。我們可以在英國出版的兒童刊物上，看到他們的故事圖畫等，很多是些小英雄出外冒險，探到了許多金錢，發了一大批橫財回來。這是因爲英國當十五世紀的時候，探險之風大盛，名探險家如哥倫布、麥哲倫等，都是建下了偉大的奇功的。所以到現在英國人的想發財的思想還很濃厚。本書在最後一段裏，匹諾曹和小白鯨冒險到北極海去獵取一筆錢財，顯然也犯了英國兒童讀物上的庸俗思想，但我們讀時應該着重在作者是借這一次的冒險，講述到北極海的種種情形和動物，不要也跟着去做想發財的黃金夢。結束時，匹諾

曹不但找得了爸爸，而且還有一個幸福的生活等着他。讀者也可以不必深究因爲看到結末時，我們已經學得了不少稀奇的知識了。

爲了使本書的讀者容易明瞭起見，我且在這裏把書中幾位主要人物介紹一下。匹曹諾是大家早就熟識了，他是一位木偶現在要解釋的是槌頭鯨，小白鯨和大頭鯨。

這三種動物都是海豚，是屬於鯨類動物，我們大家知道海中有一種大動物名叫鯨魚，牠頭頂會噴出水來的。這種鯨類的動物，有兩個不同的種類：一是有牙齒的，名叫齒鯨類，這類的鯨中計有一角鯨抹香鯨（這兩種本書內也有說到）等，海豚也屬此類。另一種是沒有牙齒，而生有鯨鬚的，我們平常所知的鯨魚，便是屬於此類。

海豚身體很長，約自一丈至一丈七尺，口吻尖，上下顎有尖利的牙齒五十六枚，耳很小，但很善聽。牠們喜歡成羣的聚在海中，大的羣長至數里，最喜食烏賊、章魚、蝦、蟹等，有時跟隨船後，喫船上拋下來的殘物，或上溯到江河裏去。牠們的游泳本事極大，一上一下的在浪中出沒。乘長江輪船的旅客，常看見的江豚，就是游到江河裏來的海豚。海豚也有幾

種：槌頭鯨是一種鼻子突出的海豚；小白鯨是身子有許多部份是白色的；大頭鯨是因爲頭很圓而大。

這本書字數雖不過五萬，我竟費了半年多的時間才譯成，自己也覺驚異。這一方面是因爲編務的忙碌所致，同時也因爲想負責一點之故。譯成以後，曾經將原文校讀兩遍，另在隔一月後，再校讀一遍，每次都有相當的修正，內容上的有無錯誤，我是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原書僅有人物情節的動作插畫，但沒有所述各動物的真實形狀，故自他書中搜尋來補入，且詳攷各該動物的特性，加以說明。我想這樣做，是很對得往這個譯本了。

宋 易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

目次

| | | |
|-----|--------------|----|
| 第一章 | 匹諾曹的過去 | 一 |
| 第二章 | 匹諾曹和海豚的談話 | 三 |
| 第三章 | 匹諾曹受了一頓禮貌的教訓 | 二一 |
| 第四章 | 匹諾曹出發了 | 二四 |
| 第五章 | 海底奇遇記 | 三一 |
| 第六章 | 海底奇遇記(續) | 三六 |
| 第七章 | 匹諾曹上岸 | 三九 |
| 第八章 | 匹諾曹回到海裏 | 六〇 |
| 第九章 | 匹諾曹在海中騎了一回馬 | 七二 |

| | | |
|------|--------------------------|-----|
| 第十章 | 拜訪老白鯨…………… | 八三 |
| 第十一章 | 匹諾曹和老白鯨聚餐…………… | 九五 |
| 第十二章 | 匹諾曹明白了海流…………… | 一〇七 |
| 第十三章 | 匹諾曹到北極…………… | 一二〇 |
| 第十四章 | 匹諾曹找到錢財船…………… | 一二七 |
| 第十五章 | 海狼和鯨魚的戰鬥…………… | 一四一 |
| 第十六章 | 小白鯨不聽話幾乎喪了命匹諾曹找得了爸爸…………… | 一五三 |

第一章 匹諾曹的過去

你們曾經讀過「木偶奇遇記」這本書沒有書裏的木偶是一位怎樣出名的人物呵！小朋友們，他能夠和你們一樣的說話、走路和過着活；但他仍祇是一個木頭人當這位小朋友在海上，看見他的爸爸在小船中不見了時，他是怎樣的悲傷啊！

你們還記得，匹諾曹當時怎樣的要想游過海洋麼？他怎樣的盡他最大的力，來救他的可憐的老爸爸麼？他怎樣的跳下水去，怎樣的游着游着，游過了那高大的巨浪。還有他到後來，又怎樣的游得無力了，祇得動也不動的躺下，讓海浪把他拖來帶去麼？

倘然這些你們都不會忘記，那你們一定還記得，匹諾曹在第二天，差不多死了似的，被海浪衝上了一個島。這裏，他躺在一小塊陸地上，環繞他四周的，是那大的海。

他從那裏能得到他親愛的老爸爸的消息呢？他向四圍看着時，看見水中有一個大

親愛的小朋友，倘然你們的記性很好，你們一定不會忘記那海豚說了這句話，便掉尾不見了。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確實不是這樣。剛好相反，匹諾曹和海豚互相談了很長久的話呢。談話的結果，他們還決定一道去作一次長途的旅行。



環繞他四周的，是那大的海。

而黑的東西，這是一條
海豚。海豚這時正把鼻
子伸出水面，似乎在等
候着木偶。至於匹諾曹
的爸爸，海豚一點也不
知道。

「不過，」海豚說，
「我恐怕那小船在昨
夜裏沉沒了。」

第二章 匹諾曹和海豚的談話

他們倆談着話時，匹諾曹念念不忘地想着他的親愛的爸爸。他看來很憂愁，這使海豚後來問他了：

「你失掉了你的爸爸，顯得這樣的愁，你一定是個好兒子。我們海豚是很喜歡好孩子的，而我比別的海豚更愛。倘然你不信，我可以證明給你聽，我要告訴你，那古羅馬將軍普林尼所說起的海豚，就是我的老祖宗呢。」

「普林尼？」匹諾曹說。他撓撓他的鼻子，因為這個名詞對他很陌生。

「是的，就是那大普林尼，他是一位著名的博物作家。他是羅馬人，生於離今約一千九百年前，他在一次維蘇維埃火山可怕的噴發中，遭難而死的。這次的火山噴發，就是毀滅在牠山麓下的漢克來能和旁貝兩名城的那一次。」

「維蘇維埃火山」「漢克來能」「旁貝」這些名詞對於這位木頭人和「普林尼」一樣的生疏。說得明白一點，對於這些，他是一點也不知道。但爲了使人相信他什麼都知道，他便說，「哦，是的是的，這些我都知道。但普林尼怎麼說呢？」

「他告訴我們說，在意大利的那波爾城外，有一條海豚和一個孩子做了很好的朋友。每天早晨，海豚總要在岸邊等着他。那孩子來了時，海豚便讓這位小朋友爬上他的背。於是海豚便游到波查利，那孩子的學校就在這地方。這裏，孩子便上岸，到學校裏去上課。課上完了，仍騎在海豚背上回到那波爾來。幾年之後，那孩子忽然死了。海豚等了幾天沒有等到，便悲傷而死了。」

「這段小故事是真的麼？」匹諾曹問。

「普林尼這樣說的。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但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對於我，還有我的爸媽和我爸媽的爸媽，好的孩子都是我們所寵愛的。現在你仔細聽着。照我們海豚中的風俗習慣，小海豚總是和老海豚一路游着的。我現在是一個老師，我正要和一條小

海豚一道出發，作一次長途的旅行。倘然你願意來和我們一道去，找尋你的爸爸，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親愛的海豚先生，那是使我最高興的。你能告訴我，我們到那裏去麼？」

「我們要去作一次週遊世界的遊行。」

「週遊世界！」木偶叫起來了。「兩條海豚手挽手的在街上走，倒是很有趣的。」

「是的，」海豚繼續說，「我的這位學生，是屬於海豚類裏的白鯨屬，要想使自己受點教育。你想除了旅行以外，還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教育他麼？」

「教育他麼？」匹諾曹張大着眼珠叫出來。「教育」兩字對他，總是那麼的生硬不化。「教育！教育！那個名詞我從來沒有高興過。」

「你在說什麼？」海豚問。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正以為我的牙齒在痛。」

「那個，你下水來是會傷害你的啊並且……」海豚開始和善地說。

匹諾曹可弄得爲難了。要找尋他爸爸的主意，他是十分歡喜的，但他想到了「教育」兩字，便發起抖來。他一直是怕學校，好像他怕火一樣。這你們總記得，他有一次因爲和火玩，失掉了他的兩隻呢腳。

「真討厭！」他咕嚕着說，因爲他想到他那次睡覺，睡得大出毛病。

「告訴我，我的好先生，」他於是搭訕着說，「我們乘火車去麼？」

「那當然不是的！我們怎麼能乘火車呢？我剛才告訴你的是在我們的世界裏遊歷。那就是說，我們不能離開水的範圍。」

「真糟糕，」這位匹諾曹老先生又想起來。「我總想不通，在祇看得見海和天的地方，有什麼教育可受，海豚好先生，我倘然和你一道去，你以爲我便一定能找到我的爸爸麼？」

「也許能夠找到。我們或者在什麼荒島上找到他，誰能預先知道無論如何，你去尋他是你的神聖的責任，你肯去麼？」

「當然！」匹諾曹堅決地回答。「我願意去的。」

「你害怕麼？」

「害怕！」匹諾曹輕蔑地笑着說。「我還不會知道什麼叫做害怕呢。你聽着，我告訴你一件事。有一次，我在旅行時，迎面來了一隻獅子。我並不像別的人那樣，拔腳來就逃，我搬起一塊大石頭來，丟進了他的嘴。大石頭塞住了他的喉嚨。這可憐的畜生，很苦惱地看着我，使我不忍馬上就殺死他，而把他喉間的石頭取了出來，他很伏貼地走了。」

「啊，原來這樣，」海豚回答說，他差不多和那獅子的吞石頭一樣，也把謊言吞下了，「原來這樣，真是失敬失敬。」

「豈敢。我們幾時動身？」

「今晚，太陽一下去，我們就走。」

「我們怎麼能夠在暗中趕路呢？」匹諾曹問。他和黑暗向來不是好朋友。

「不要怕，我們是跟着太陽光走去的。」

「太陽光怎麼的，我們是在夜間旅行呀。」

「不錯，」海豚微笑着答，海豚們是常常這樣帶着微笑的，「但我們不只跟一個太陽光走去，而且還有許多的太陽。」

匹諾曹張大了口對他看着。海豚很平靜地繼續說：「我一定要把海中的太陽指給你看。」

匹諾曹撓撓他的鼻子（這是他在受窘時的習慣）。「我很奇怪，那海豚怕在尋我開心，」他想。

「現在我要離開你了。因為我在出發之前，有許多事情要做。不要忘記，今天晚上，」海豚臨走時說。

「放心，我一准在此等你。」匹諾曹回答說。

「很好，再會，匹諾曹。」

「今晚再見，魚先生。」

去了不遠的海豚，又游回來，很傲慢的說道，「我來教你一點罷，我並不是一條魚！」匹諾曹的眼睛又張大起來。

「那末是什麼？是一匹馬麼？」

「匹諾曹，這個我倒給你呆住了。不是的，我不是馬，也不是魚。」

「我從來沒有知道，海中除了魚還有什麼別的東西。」

「這話誰告訴你的？我的好孩子，海裏有許多動物，但他們都不是魚。」

「那末是什麼呢？鳥麼？象麼？狗麼？」

「是的，先生，都給你猜中了。你們住在陸地上而且讀着書的人，你還應該知道這些事呢。」

「哦……是……我確實讀過好多書。真的，凡是人們寫出的所有的書，我統統讀過了。」

「統統讀過了？這話沒有折扣麼？我從沒有想到，一個人倘然沒有幾百歲可活，能夠

讀盡天下書的。」這位好老海豚默默地說。

「好吧，匹諾曹，」他繼續說，「不要忘記今天晚上，還有，記牢，我不是一條魚。」他這樣叮嚀了一句，便在蔚藍色的海水中消失了。

匹諾曹跟着他看了好一回。

「海中的太陽？海豚不是魚？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很怕在被他作弄呢。」

自己準時到那約定的地點。



牡蠣一名蠔，是海中的軟體動物，有兩個殼。牡蠣肉很好喫，我國寧波等處都產之。

第三章 匹諾曹受了一頓禮貌的教訓

匹諾曹單獨留着時，才想到要找點什麼東西喫。這裏那裏的找尋都失望了之後，他看着幾個空的牡蠣殼，也不得不滿足了。他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只不過是作爲自信着，已從這些牡蠣殼中，喫了一頓好餐了。

這樣「畫餅充飢」的事，當然不是容易做到的，因爲飢餓的痛苦愈來愈利害了。最後，他爲使他忘記這件事起見，決定到全島上去逛一轉。這事他實行了，以後便睡了一覺。

他醒來時，太陽快下去了。他趕忙竭力使

他匆匆的走了，到那裏恰巧剛好，因為那海豚正頭透出了水，在找尋匹諾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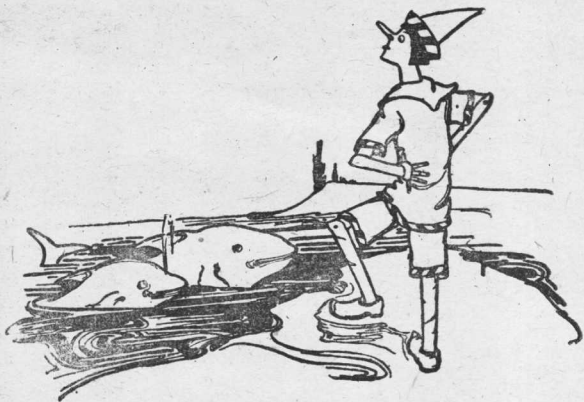
一條長約三呎的小海豚，追隨在大海豚的左右游着。

匹諾曹抱定主意，認為他自己即使是陸地上的一個笨貨傻瓜，無論如何他總比一條平常的海豚要多知道一點。所以他看着那小海豚，好像說：「留意着你怎樣稱呼我，小朋友。記着，我是要比你高貴得多呢。」

老海豚很忙碌的準備着他們這一次的旅行。他游來游去的吩咐着他的僕人。

小朋友，你們讀到這裏或者會笑出來，但這是真正。海豚有一個僕人，也是一條海豚，不過是屬於大頭鯨屬。這大頭鯨屬的名稱，是因為他們的圓頭，形狀大得像個街路上電燈用的大圓燈罩。

小海豚正在水中玩着。他用了許多種方法，想引起匹諾曹的注意。他從頭頂上的洞裏噴出水來，這個洞是每個海豚都有的。他向這位木偶打着招呼。他向這位少年朋友笑。但這些都一點不生效力。匹諾曹把他的木鼻子向着天，他的麵包做的帽子歪戴在一邊。



“我恐怕這個人是個聾子。”

耳朵上，連頭也不同一回。

「我恐怕這個人是個聾子，或是個瞎子，」海豚最後大聲的說，聲音響得足使他聽到。

匹諾曹喫了一驚，轉過頭來。

「爲了使你知道，我要說我現在，並且以前也是，從沒有聾過耳朵，」他極傲慢地說。

「那末你爲什麼像這樣的對待着我呢？爲什麼不回答我呢？」海豚回答說。

「我正擺着一位紳士，應該怎樣對待比他卑下的人的態度罷了，」匹諾曹說。

「我不知道我們兩個那個是更高貴一點。我所知道的是：我的爸爸是海中最有錢的居民，並且別的海豚們都尊他爲他們的國王。」

「國王？」匹諾曹囁嚅地說，他知道自己是個可憐的木匠師傅的兒子，那木匠掙的錢很少，口袋裏從來沒有一個小錢的。

「但國王不國王，有什麼關係？」海豚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是一律平等的。因爲我們都是大自然界裏的一個生物。請聽着，親愛的木偶，你到這兒來，我們要一道去作一次長途的旅行，我們必須做好朋友的。你願意做我的朋友麼？」

這幾句娓娓動聽的話，使匹諾曹覺到他剛才才是怎樣的呆笨和魯莽。

「想起來真慚愧！一條魚……喔，不，我是說一匹海裏的動物……給了我許多禮貌的教訓！」於是他回頭對海豚說，「是的，我們應該做好朋友。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我叫小白鯨，你的呢？」

「我叫匹諾曹。」

「真是個美麗的名字呢，我們握個手罷。」

「好極，好極，」匹諾曹答。

這位好小動物把他的一個前鰭伸出水面來，給匹諾曹握。

「你的那位老師叫什麼呀？」木頭孩子對海孩子說。

「老師是條屬於槌頭鯨屬的海豚，但我是叫他爸爸的。你要和我們一道去旅行，這是真的麼？」

「是的，」木偶驕傲地說。「這樣我便好來教教你。」

「教我！那倒奇了。你怎麼想要教起我來呢？」

「你立刻就會知道的。你對我說話太不尊敬。我在全國每個學校裏都念過書。你呢？你顯然從沒到陸地上來過一個整天。」

小白鯨微笑地對木偶望着，但並不回答。

匹諾曹把手插在口袋裏，走來又走去，帽子戴得歪成四十五度的斜角，神氣活現地

自鳴得意着剛才的一大套謊話。

槌頭鯨游近來時，小白鯨問他預備好了沒有。

「是的，什麼都弄好了，」槌頭鯨答。「匹諾曹你預備好了沒有？」

「是的，我預備好了。我們動身罷。」

「動身怎樣？你的意思是說，穿了這套衣服下海來麼？」

「當然。我祇有這一套衣服。」

「一套紙衣服！這主意虧你的！幸喜我已經給你預備好了。來呀，大頭鯨，」他叫他的僕人說，「把那套小鶴魚皮衣拿給我——就是我今天早晨叫你做的那一套。」

「好極了。」匹諾曹拍着手叫起來。「現在我有一套新衣服了。」

他把來穿上了，在水裏映着看，好像很陰黯，而且不神氣，他便把來還給槌頭鯨，並且激昂地說：

「我不要牠。這太醜了。我更歡喜我那件美麗的花紙衣服。」

「你的那件是紙做的大頭鯨給你裝在他的提箱裏了。倘然你在水中穿了，要給弄壞的。」

「我要我的美麗的衣服，」匹諾曹堅持說。「倘然有人看見我穿了這樣的東西，他便會問我有沒有鑽過煙囪洞呢。」

「但是我告訴你呀，你在水中穿了是要弄壞的呀。」

「我要我的，我要我的，」匹諾曹哭喪着臉說。

「好吧，大頭鯨，你把旅行箱裏的紙衣服拿出來，給這個孩子。」

木偶回過頭來，想看一看普通的旅行皮箱。不料他看見大頭鯨從水裏拿出一隻大牡礪來。

「這真稀奇呀！牡礪殼代替旅行皮箱呀！」

「稀奇？那有什麼稀奇？」槌頭鯨問。

「這東西叫什麼名字？」

「這是叫做大確磔貝 (Tritona)，是世界上最大的貝殼了。」

「住在裏面的動物一定也很大的。」匹諾曹驚得嘴張開了，這樣的說。

「是的。那東西很大，還很美麗。身子的中心是紫羅蘭色的，有着黑的斑點。環繞這東西四周的，是一條綠色的邊。到極邊上，色彩從最深的藍，減至最淡的藍。是的，確實的。這東西是很美麗。」

「這東西喫起來多鮮美啊。」匹諾曹想。他的唯一的願望，就是想飽餐一頓，但爲了禮貌，他卻說：「誰曾想到海下面有這樣的東西住着！」

「怎麼，你在全國的每個學校裏都念過了書，連這個也不知道麼？關於這種東西的書，你到處都能夠找到的。」

匹諾曹咬着他的嘴唇，但並不說一句話。他很快的重新穿好了他的紙衣服，便說預備起身走了。

「好呀來！」海豚說，伸出一個鰭，幫着匹諾曹走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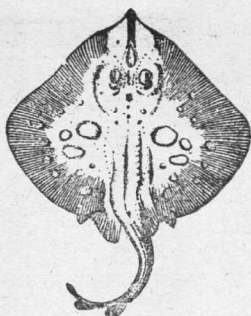
木偶起身走下水去。但是他跑得不遠。他的紙衣服開始離開他了。他急忙跑回海岸，

很服貼地穿上大頭鯨拿給他的那件鵝魚皮衣。

「記着，我的孩子，」槌頭鯨說，「在我們這個世界裏，我們除了要美麗以外，還得注意東西的有無實用。還有，記着，一個從沒學過什麼的孩子，也永遠不會知道什麼的。」

「但是我已經學過很多了，」匹諾曹說。
「倘你不信，我現在可以告訴你，這套衣服是什麼質料做的。」

「我老早告訴過你了。這是鵝魚的皮做的。你知道鵝魚是什麼東西麼？」



鵝魚是一種方形的海魚，大的有三二丈，和沙魚一樣，是可怕的，尾上有針刺，是用來做武器的。

「我當然知道。你儘可以給他別的名稱。終究無非是那個生着四隻腳的白色動物。你知道囉，就是牧人隔幾個月便要剪一次毛的東西。」

「啊，要命！」槌頭鯨叫說。「你是在說羊了。牠們是把羊毛給人們的。」

匹諾曹面皮真厚，連眼也不眨一眨，繼續說下去道：

「是的，這話不錯。我剛才弄錯了。我應該說這是一種植物，結圓的果子，這圓的果子裂開時……」

「愈說愈糟了，」老海豚打斷他的話說。「你在說些什麼呀？那是一棵棉樹。小白鯨，請你解釋給這個讀遍全世界書的小孩子聽，

什麼是鵝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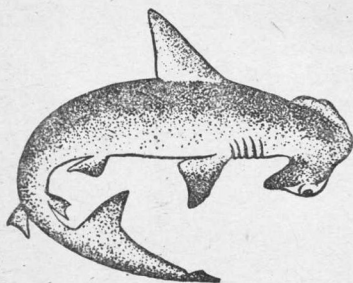
八目鰻是一種海鰻，眼睛後還有七對鰓孔，形狀很像眼，所以古人把牠叫做八目鰻，實在是祇有兩個眼睛。

小白鯨便接着說：「鵝是魚類，一名魴魚，

又稱海鵝魚。形狀像一柄大蒲扇。牠有很長的尾巴，用來當武器的。」

「牠屬於那一種魚類？」匹諾曹問。

「牠所屬的那一類有看來像蛇的八目



雙髻沙（鎚頭沙）是沙魚的一種，頭部左右突出，像兩個娃娃髻，又像一把槌子。大的身子有二丈，性很兇猛。牠的鰭，就是筵席上的魚翅。



匹諾曹的貝殼形貝，就是這東西。

頭盔。

「匹諾曹，把這貝戴在頭上，」他說。「這是給你的一頂很好

的頭盔。這貝殼的形狀像一頂

我在教他們了。」

匹諾曹並不回答。但在心中不覺想道：「真糟糕，我恐怕倒是海豚們在教我，而不是

槌頭鯨說

「我們希望你永遠不會碰到那可怕的鋸沙、鎚頭沙，或者就是那普通的沙魚吧。」

匠，窮得常常連買工具的錢也沒有的。」

「鋸鎚？」匹諾曹說。「倘然我能找得他們，我一定要把來給我的爸爸。他是一個木

匠，窮得常常連買工具的錢也沒有的。」

「當心啊，這電鱒魚可不是好惹的。」這裏槌頭鯨插過來說，

「還有電鱒魚——」

看的帽子。」

「這東西確實好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個不常見的貝殼。」

「但這只有一個殼。另一瓣殼到那裏去了？」

「牠沒有兩個殼的。這是個單瓣貝，意思就是說只有一個殼。蛤蜊類是有兩瓣殼的，所以牠們叫做雙瓣貝。另外一種貝，形狀像一隻有蓋的箱子。」

「這裏面有動物住過麼？」

「當然。每個貝殼都有牠的軟體動物的。」

「軟體動物？」匹諾曹重複一句。

「是的。住在貝殼裏的小動物，就叫那個名字。牠們有一個很軟的身體。牠們用一支名叫脚的肢體，牢牢地攀住在岩石上，很難把牠們扯下來。有幾種軟體動物有一種堅韌的黃金色的線，牠們就靠這根線懸在岩石上。人們甚至拿這種線織衣服呢。」

匹諾曹對這些說明很少留意他看着在水中的他的影子，到後來，也就很滿意了。

「這頂帽子好像是特別做給我戴的，」他說。「可惜我沒有羽毛，可以插一根在上

面。

「也許我們在路上可以找得一根，」槌頭鯨笑着說。

「你到那裏去找在海裏麼？」

「是的，在海裏去找，」槌頭鯨回答說，他的神氣使得這位老臉皮的木偶，差不多相

信了。

第四章 匹諾曹出發了

「好了，孩子，我們快點吧。倘然我們再講下去，太陽又將昇起來，在此地找得我們了。來呀，匹諾曹！跳上我的背脊，我們出發吧。」

這時槌頭鯨不必把他的命令再說一遍，匹諾曹在一瞬間便騎上了海豚的背，緊緊的握住了海豚的脊鰭。

「跑呀逃呀，我的好馬！」

迅捷地游過這無邊際的海涯。

橫過水浪找你的路。

一直引我重見親愛的爸爸！

*

*

*

*

*

*



“跑呀跳呀，我的好馬！……”

跑呀跳呀，我的好馬！

深深地跑入海底下，

游到南，游到北，

一直引我重見親愛的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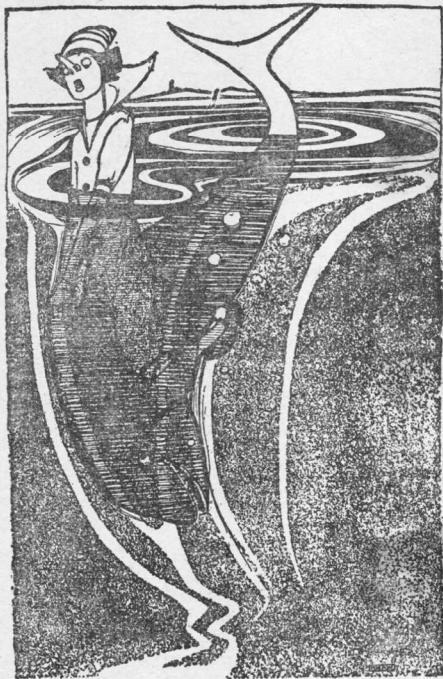
匹諾曹歡樂地這樣唱着。

槌頭鯨和他的游行同伴，把他們的強有力的尾巴擺了幾下，已經離開岸邊很遠了。這是並沒有什麼可奇的，因為海豚本來出名游得很快的。不多一回，匹諾曹四周一看，除了海和天外，什麼都看不見了。他緊緊的抓住槌頭鯨的脊鰭，時常把頭張東望西的；但他

因爲海豚突然來一個大翻身，頃刻已到了海底。

啊！這時真難爲了我們這位木頭英雄了！

「現在我才明白了，」他想。「這位海豚是要騙我下海，他好在空暇時喫掉我。可憐



海豚突然來一個大翻身，頃刻已到了海底。

一點看不見他親

愛的爸爸的影子。

「抓緊呀，匹

諾曹！槌頭鯨忽

然叫起來。

「知道了，槌

頭鯨先生，」匹諾

曹回答說，但他不

能再多說一句了，

哪！我從此不能再見天日了。」

但是稀奇稀奇真稀奇呀！他突然醒悟到一件事，就是他並不沉死，而仍能自由地呼吸。不但如此，他確實還能說話呢！

「這可奇了，」他說。「我常以爲人在水裏是要沉死的。」

「這不錯啊，」海豚回答說。「人們是時常有沉死在海裏的。但我給了你可以在水下生活的能力了。現在，你瞧，你變成一個真正的兩棲類了。」

「一個真正的什麼？我現在是什麼了？」

「兩棲類。就是你了。在水陸兩處都可生活的能力了。」

「但現在世界上真有這種動物麼？」

「當然有，孩子。譬如青蛙就是，牠是屬於無尾的兩棲類。牠們在水中用鰓呼吸，在陸地用肺呼吸。通常這名稱是祇給那些住在水裏的哺乳動物，而他們到陸地上來，要費很大的困難才能行動。海豹和海獅便是屬於這一類。」

「那末好，我現在不會沉死了。」

「不會沉死了；你還要在海底來一次稀奇的旅行呢。緊緊的抓住我呀，我纔能帶你去呢。不要怕。」

「怕？[？]怕當然不怕。但我實在不歡喜這樣黑暗。」

「那個真糟糕但是黑暗是不久的。你知道，我剛才答應你我們要照着太陽光趕路請稍等一等」

槌頭鯨像一支箭似的穿過水中，後面緊跟着小白鯨和他的僕人。

匹諾曹爲了增加勇氣，便把眼睛閉了起來。等到他再張開眼來時，啊稀奇真稀奇呀！離他很近的地方，有一個大太陽正在前後動着，看來好像是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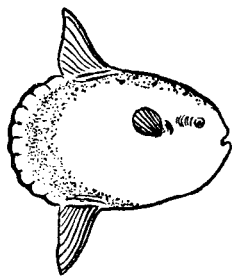
「海底裏出現太陽了呀！」匹諾曹大叫起來，幾乎嚇死了。「你要我相信牠麼？你是個弄魔法的，向我搬弄着遮眼法！」

「匹諾曹，我並不是一個魔法師，那個太陽也不是我的遮眼法。這是不折不扣的一

條魚呀！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你是全國學堂裏都讀過書的呢！小白鯨，你解釋給這孩子聽，什麼叫做太陽



太陽魚(翻車魚)

魚。」

「太陽魚所以叫做太陽魚，是因為牠的身子能夠放出很亮的光采之故。這種魚有幾條游在一起時，海裏看起來便好像全是些光亮的小太陽。這魚一名叫翻車魚。」

匹諾曹照例閉口無言了。他這時開始想，即使海豚也比他懂得更多了。

匹諾曹伸出手去，觸到了一條遊過的小魚。又來了一件稀奇事！他的手一觸到那小魚，牠就開始膨脹起來，一直脹得像個球般的滾圓。無數的尖刺同時從這個球上豎起來了。



河豚是一種體圓的魚，身上有刺，遭到敵害時，便會把空氣吸進肚子裏去，膨脹起來，使刺都豎起。河豚的子有劇烈的毒，但肉味很鮮美，所以喫河豚而喪命的人，年年有聽見的。

麼了？

「啊呀！」匹諾曹又叫起來了。「這回又是什

麼了？」
「這祇是個河豚罷了，我的木偶。倘然你不去觸牠，牠是無害的。」

「但牠爲什麼要變成一個氣球呢？」

「牠這樣是爲了保護自身，」槌頭鯨回答說。「河豚是能夠像這樣脹起來的，因爲牠能夠吸收很多量的空氣。牠預備好了刺，便能夠對付別個魚的攻擊，因牠的每個刺都是和針一般尖利的。」

「我以前從來不曾知道過，」匹諾曹說，他忘記剛才誇過的口。
槌頭鯨和小白鯨相互瞥視了一眼，大家笑了。

第五章 海底奇遇記

這夜無事過去了。

早晨天剛亮時，這四位朋友便游到水而上來了。我們的木偶重見了天日，很是快活。早晨的新鮮空氣提醒了他，原來他是餓着肚子的。倘然你們沒有忘記，他前天喫得很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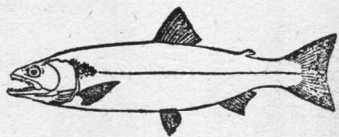
「我最好要喫點東西，」他聲音很微弱地說。

「那末我們去喫早餐罷，」海豚回答說。他高高興興的鑽下水去，領他們深入海底。短短的游了一程之後，他停住了。但是很不幸地，這四位朋友到達的一處地方，只有很少的鱈魚和鮭魚。你們要知道，這些魚都是海豚最喜歡的食物。

鱈魚是河裏海裏都要去的魚。他像燕子一樣，要尋溫暖的地方去過冬。所以到了冬

邊去。這兩座岩石很高，牠們的頂都高出了水面。牠們顯然是海中一個島的基石。但槌頭鯨雖然這邊那邊到處的找着，他仍不能找得鮭魚。

大頭鯨喫了二十六條鮭魚，和半大桶那麼多的香魚，他喫飽了。



鮭魚長約三尺，背藍灰色，腹白，肉味很鮮美。太平洋沿岸都產之。

鮭魚。

季便有大批的鮭魚移住到海裏，到春天牠們又回到江湖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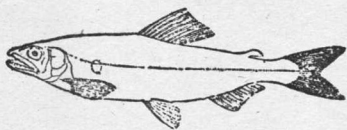
「今天早晨的早餐並不多，」槌頭鯨說，他一口氣吞了三條

「我不要喫什麼。我覺得不大舒服。還有，我只有鮭魚能喫。」

小白鯨說。

槌頭鯨要想使他的學生

快活，便游向兩座很高的岩石



香魚長約一尺，春季從卵中生出來後，便游到淡水裏生活，夏秋季入海。牠的肉很香美，故名香魚。我國浙江雁蕩山溪澗亦有。這魚春生夏長秋衰冬死，只一年壽命，故又名「年魚」。

「把牠們扳開來，看看裏面是個什麼東西，」槌頭鯨回答說。



匹諾曹這回當然不會缺乏食物了。

匹諾曹呢？匹諾曹這回當然不會缺乏食物了。
槌頭鯨指了一塊大岩石給他，岩石上附着幾百隻牡蠣，有幾隻牡蠣祇有針孔那麼

大另一些和孩子的帽子那麼大，這些是已經有兩年的年紀了。

「去喫你的早餐罷，」槌頭鯨說。

「要我喫那些樣子怪可怕的東西麼？」匹諾曹問。

匹諾曹扳開了喫了一隻之後，他才不再以為牡蠣殼的難看了。他開着喫着，喫了很多，使小白鯨看了覺得很驚奇，以為這樣小小的一個人，竟能喫得這麼多。

匹諾曹忽然注意到幾個牡蠣中，有無數細小的白點流出來。這東西在他看來像是些沙粒。但當他看到那些小點用力的移動着，要去附在岩石上時，他失聲大叫道：「槌頭豚，你看這些活的沙粒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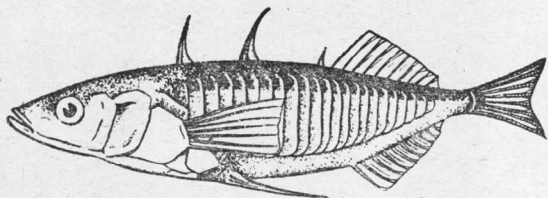
「誰告訴你是活沙」槌頭鯨說。「那些是新生的牡蠣，正在找個地方過日子。這些小沙粒停住在那裏，牠們便在那裏生活長大，以至於老死。」

「倘然沒有人在牠們老死以前，喫掉牠們的話，」大頭鯨補充一句說。

「那末這些小點子都是牡蠣麼？」

「是的，牠們都是牠們很多是從一個牡蠣裏出來的，因為一個牡蠣每產一次卵，差不多有二百萬枚。這些小東西的敵人很多，僅有十萬分之一能夠長大。」

「兩百萬那我便能要喫多少便喫多少了，」匹諾曹接着說，無情地扯着那老的少



棘魚。棘魚一名絲魚，脊鰭腹鰭都有硬棘，是用做武器的。每年六七月，雄的集些枯藻莖等，做一個巢，雌的便把卵產在內。雄的在巢外看守，性兇猛，有魚近巢，便起格鬥。小魚不長大，大魚不放牠們出巢的，牠是一個好爸爸。

的可憐的牡蠣。

「看呀，匹諾曹，」槌頭鯨這時叫說，他指着一條有明藍和紅色的小魚。「這魚名叫棘魚。你以前聽聽到人們說過，這魚和鳥一樣，也會做巢的。還有，看守蛋的並不是雌的，而是雄的。」

「我當然聽到過的，」匹諾曹一本正經的說。

棘魚看來很興奮的樣子。牠繞着自己所做的巢游着，耐煩地視察着這情形的原因立刻就明白了另一條棘魚在岩石後面出現了。這兩條魚之間立刻起了可怕的鬪爭。他們相互的咬着，用尾巴做武器，兇狠地互相攻擊着。在鬪鬥時，牠們變了色——變成了美麗的藍色，中間雜着銀色的斑點。

保護蛋哪！

「但不曉得怎麼的，」小白鯨這時間。「我有一回看見一條棘魚，把牠自己的小魚吞喫了。」

「倘然那時你跟了牠去，便會看見這條小魚，會安穩的從大魚口中吐出來的，」槌



“看呀！看呀！一條魚受傷了！……”

得發了呆「看呀！看呀！一條魚受傷了……牠跌下來了……牠死了！」他叫着。「再看那條棘魚，你看牠多麼快的趕回巢去，

匹諾曹驚奇

頭鯨回答說。

「但爲什麼大魚要吞小魚呢？」匹諾曹問。

「因爲那小魚顯然是要從巢裏游出來。這時還太早，這小魚太幼小，不能夠自衛；所以做爸爸的只有用牠唯一的方法，把牠的孩子從敵人那裏救開。」槌頭鯨耐心地解釋着。

正在這時，有一條小魚吸引了海豚的注意。

「孩子們，」他說。你們看見這條小魚麼？這魚名叫擬鱒。牠是沙魚的最親密的朋友。沙魚到那裏，擬鱒也到那裏的。」

「匹諾曹，」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我要請你和大頭鯨暫時留下。我要和小白鯨一道去拜訪一次大白鯨，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常住在北極海裏的，但爲了他的健康，他已經到較溫暖的水裏來了。倘然沒有別的耽擱，我們今晚就可回來的。那兩座山靠得很近，當中形成了一個峽谷，你們就在這附近等着我們。你可以和大頭鯨一道去散散步，但今

晚必須來到那個地點。」

「我和一個下人在一起，給人看見了豈不丟臉？」匹諾曹說。

「你是一位好漢，」槌頭鯨帶着譏諷說。「你知道你應該怎麼辦麼？你去買一件愚笨的外衣；一頂蠢呆的王冠，去宣佈你是一位新舊兩世界虛空傲慢國的國王吧！」

槌頭鯨說了這幾句諷刺話後，便轉向他的學生，他們倆游去了。

第六章 海底奇遇記〔續〕

「高貴的匹諾曹先生，」大頭鯨開始說，「倘您不願和我在一起，我也能獨自跑開的。我們今晚上再見面罷。」

「不要，大頭鯨不要離開我，」木匠蓋比都先生的勇敢兒子央求着說。單獨地和這些魚在一起，這提議聽得他發起抖來。

「但是要使您丟臉的呀，」大頭鯨說。

「不要記牢那句話吧。現在你聽我說。你是一個僕人，你當然不會知道得很多。但下面這件事你總應該知道的，那就是槌頭鯨先生不要我叫他是一條魚。他倘然不是一條魚，那末是什麼呢？」

「您以為槌頭鯨先生對於您這樣一位重要人物，會敢說一句謊話麼？」大頭鯨說，

他確實很有點滑稽腔的。「不論。是槌頭鯨先生或者是小白鯨少爺，都不應該被稱爲魚的。就是我也不應該叫那個東西的。」

「那末你是什麼呀？烏麼？你的樣子倒有一點像的，但是你是住在水裏的。我知道在海中是祇有魚住着的。」

「但這個你就錯了。對於許多住在海裏的動物，你不能一律把魚這個名稱給牠們的。」大頭鯨繼續說。「魚的身子是平的，並且如水手們所說，從船頭到船尾成楔形的，這樣牠們能夠很快的上前或退後的活動着。牠們各自都生有幾個鰭和一個尾巴。這些鰭和尾使魚能夠在水中游來游去。有幾種魚祇有很少數的鰭，另一些則有很多。還有，魚是沒有肺的。牠是用鰓在水中呼吸空氣的。這些是魚的主要特徵。但是海中有許多動物，卻並沒有這些特徵的。」

「請你把你自已說明給我聽吧。」匹諾曹說，他有點懂了。

「好的，聽着。住在海裏的動物中，有種叫做鯨類動物，鯨魚，一角鯨，和海豚，都是屬於

這類；有些叫做兩棲類，青蛙和海豹便是屬於這類；有些叫做軟體動物，這就是那些住在貝殼中的小動物的名稱；有些叫做甲殼動物，這是很正確的給大海蝦、龍蝦和蟹的名稱；有些叫做植物動物，屬於這類的動物有珊瑚、海綿和許多種的珊瑚蟲都是。所有這些，你必須知道，都不是魚類。」

「多難記的名詞啊！」匹諾曹說，這些大名對於他這個木質的頭，懂得少極了。「那末你是什麼呢？」

「我主人和我都是鯨類動物，我們不能一天到晚都在水中。我們必須常常游上水面，因為我們需要呼吸空氣。我們沒有鱗片，像魚類那樣；也沒有毛皮，像海豹那樣。但我們有一層厚的皮，在這層厚的皮下是一層脂肪。」

「好，謝謝你。但是你和你的主人既然都是同類。你為什麼樣子和他們不很像呢？」

「這道理很簡單，海裏有各種不同的海豚，正和陸地上有許多不同的狗一樣。你現在已經注意到，我們的形狀和大小都不同的。我們也就有着不同的名稱。我是一個大

頭鯨，我的主人是條槌頭鯨，而小主人是一條小白鯨。」

「誰會得想到海裏竟充滿了這樣多的奇奇怪怪的東西！」



「唔，這是什麼東西？」

「但你還沒有看到這裏許多可看的東西呢！我們四周都有着新的事物。請看這個。」大頭鯨說，拾起了一個貝殼給匹諾曹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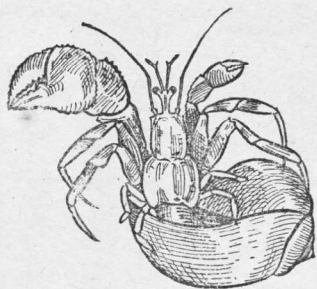
「唔，這是什麼東西？一隻大海蝦，

背上騎着一朵花麼！」

「差不多是那樣子。這是個小甲殼動物，叫做寄居蟹，又名隱士蟹。」

「隱士？」

「是的。這名稱所以這樣。是因為牠躲在牠的殼裏，好像一個隱士躲在他的屋子裏一樣。這蟹的小屋子是一個軟體動物的空殼。你知道牠為什麼把自己躲在裏面麼？」



寄居蟹產海濱，自己沒有殼，找空的殼寄居在內。牠逐漸大起來，舊殼住不下時，便爬來爬去的找大些的新殼。倘沒有空的，也會把別的東西從殼中趕走，佔住在內。

潮退時，捕了炒來喫，味很鮮美的。

仔細的看去，你就能看出，這些你叫

花的名稱。牠名叫做海葵。但倘然你

有着葉子麼？」

「是的。牠的名稱倒確實是個

個動物。」

「一個動物！你不看見牠四周

的一部份麼？」

「能夠想到那樣，牠真是個聰明的小東西哪！但是頂上的這朵花——那是蟹身子殼做屋子，寄居在裏面，這樣便可安全地來去了。」

「不知道，請你告訴我罷。」

「因為他身子的後背部，沒有硬的甲殼蓋遮的。所以這蟹爲了保護自己，用一個空

牠們做葉子的東西，會得很忙的動着的。」

「這是真正的呢！」匹諾曹仔細看了一回說。

「牠們都是些微小的肢體，海葵用來拿取牠的食物。你倘然丟一塊肉在牠們近旁，你就可以見到牠們便聚攏來。一忽兒那塊肉便進入那動物的身體，不見了。」

「這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匹諾曹仔細觀察着海葵時，這樣反覆的說。

「這種海葵，」大頭鯨

繼續說，「是寄居蟹的好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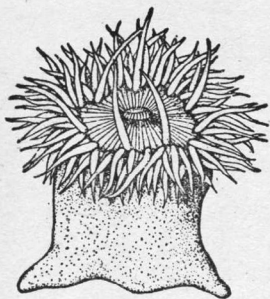
友。你任何時候找到這一種

蟹時，總能在牠的背上找得

海葵。那蟹長大了，要換住一

個較大的殼時，我的高貴的

爪鉗，



海葵形狀像圓桶，體高五六分，直徑約四五分，口緣有許多觸手，開放時像朵菊花，食物游近牠時，便用觸手捉住推入桶內喫掉。牠不歡喜喫時，便吐出來。常和寄居蟹住在一起，牠利用寄居蟹可以移來移去不致停在一處。寄居蟹利用牠的毒絲胞防敵。寄居蟹找得食物時，便會分一部分給牠喫的。

匹諾曹先生，你想牠要丟掉牠的房客麼？決不的！海葵並沒有腿，所以那蟹使用牠的爪鉗，

很當心的夾住了，帶到牠的新屋上去。」

「這簡直像是神仙故事了！」匹諾曹驚得呆住了。

「但這些事情仍是千真萬確的，大人，並且在這裏是天天見到的。」

很歡喜被尊爲「高貴的」的匹諾曹，聽到他又被敬爲「大人」，很是高興。

「這個僕人以爲我是個偉大的人物了。」他自己驕傲地想着。他搖搖擺擺的走了個圈子，好像全世界是屬於他所有似的。當他頭朝着天，兩手插在口袋裏走着時，他的腳觸到了一個圓而平的東西。他把牠拾了起來，仔細的看了一遍。

「大人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麼？」大頭鯨嘲弄地說。

「當然。這是我的廚司在幾星期前丟失的風箱；還有這個，」他繼續說，拾起了另一件東西，「是我家傭婦在上星期日丟失的拂麵包屑刷子，屋子裏統統找過，都沒有找得。我奇怪那些東西怎麼會到此地來的？」

大頭鯨翻了一個跟斗，乘機遮掩過他的笑臉。

這東西緊織得像個網，並且看起來像一柄扇子。

匹諾曹既然開始上了說謊話的道路，便想不到回頭了。

「你看，那個傭婦多麼的不當心！」他又開始說了，「去年夏天，我給了她這柄美麗的鑲邊扇，現在，看，我在此地見到了！她把我的禮物這樣保存的，真是！」



大頭鯨翻了一個跟斗，乘機遮掩過他的笑臉。

匹諾曹以為

海豚完全相信了

他的謊話，繼續走

他驕傲的步伐。

離此不遠的

一個岩石頂上，橫

着一個具有美麗

顏色的透明東西。

大頭鯨繼續翻他的跟斗。

「再看呀！這些花兒一定是在去年冬天，從我的花房裏偷去的——」

大頭鯨翻跟斗翻得太多了。他阻斷了匹諾曹的話說：「這個東西倘然不是這麼小，倒可以用來鞭打那種專門說謊話的孩子們的。」

大頭鯨拿着一個小東西，形狀真像是根鞭子。

「什麼話？」匹諾曹傲慢地問。「你膽敢懷疑我的話麼？」

「我並不是

懷疑。我知道你剛才說的許多話中，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你怎麼知



鱉(音候)魚遍身有甲殼，圓形，尾很長，全身長一二尺。近尾部的肉很鮮美。我國福建沿海亦產，福建人把來當好食品的。

道？你以為我就不能有一個宮廷和許多僕人麼？

「你以前或者有，但你現在沒有了。」

「誰告訴你這樣的？」

「我不需人告訴得，便知道。」

「怎麼知道！」

「聽着。你要知道，這兩件東西——風箱和刷子——是什麼？風箱是個鬚魚，你倘然

把牠翻一個身，你便可以看出牠有十條腿，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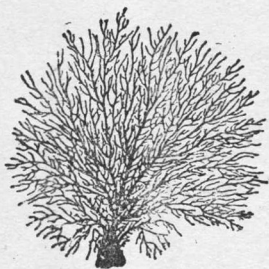
一隻海蝦。刷子是叫海團扇。那棵小植物，就是

你說是從你的花房裏偷出來的，祇不過是些

珊瑚蟲而已。這些東西，除了鬚魚以外，都是屬

於植物動物，我的偉大的匹諾曹先生，現在你

總應該明白，我為什麼不能相信你全部的說



海團扇又名石帆，形狀像樹，但牠是個植動物，有觸手八條，條又分出小枝，骨很硬，生海底岩石上，高約三尺。

話了吧？」

「匹諾曹嚇了氣。」植物動物植物動物！匹諾曹說。「這些大名詞兒是什麼意思？」

「唔，大頭鯨答，很有學者風度的神氣。」這個名詞的意思是說，動物而看起來形狀像是支植物。還有，我記得你會要求槌海豚先生給你一根羽毛插在帽子上。這裏就是。」大頭鯨把一根精緻的，亮黃色的像羽毛狀的長東西，給了木偶。

「這是個什麼？」

「這是另外一個美麗的植物動物。你還可以用這個五角形的星魚，完成你帽上的裝飾。這星魚又名海盤車。」

「什麼？這也是一個魚麼？你一定弄錯了！」

「噯，不，匹諾曹先生，我完全相信我並沒有錯誤。海盤車恰恰和珊瑚一樣，也是一個動物。說起那珊瑚，人們是研究了很久，才知道牠是由活的細小的動物組成的。但現在是人人知道，在同一枝珊瑚上，有着數千百個小珊瑚動物共同生活着工作着。這些小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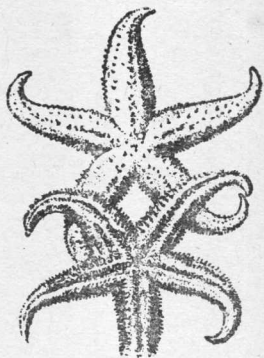
實的故事，雖然看來好像是空想的。那個山，你看，就是珊瑚蟲做成的。倘然你爬到這頂上去，你就會知道你是「在一個島上了。」

「很好。我倒要來試試。我也許能夠找到我的爸爸。」

「是的，即使找不到，你或許可以遇到什麼人，問問他有沒有看見。」

「問人人住在大海中的島上麼？你說什麼話？」

「讓我解釋給你聽吧。島做成了以後，島上一點點的滿蓋了泥土。於是植物便從風



星魚：又名海星或海盤車，身體分出五支，如星形。口腔生在中間，喜喫貝類，用五臂合抱住了，用口吸貝內的肉。漁人捕獲了，把牠斬成兩段，可是過不多久，那兩段各自變成兩個完全的星魚了。

物生長繁殖得很迅速的。不消幾時，牠們甚至能夠在海底造成大山呢。」

「嚇，大頭鯨，我倒比我還要能講空想故事。」

「但我的故事剛好是個真

裏吹來，或從鳥落下來的種子裏生出來了。人也就好來了。爲什麼不能呢，我的孩子？」

「我現在有許多知道了，等一刻再見。」

「再見。我留在此地等你，不要迷失了路呀！」

匹諾曹沒有回答，開始爬了。他像猴子般的敏捷，一忽兒便爬上了島頂。

「我確實也希望不要迷失了路，」他想。「在海底迷失了路，那真是個怎樣的笑話呢！」

第七章 匹諾曹上岸

匹諾曹爬着爬着。這可憐的孩子弄得很疲倦了。但他仍要相信大頭鯨的話是對的，因此他勇敢地爬去。

後來，水裏漸漸亮了，甚至他的木頭顱也知道他一定近水面了。

「我看見的一定是太陽光，」他想。「爬呀，我的勇敢的匹諾曹，頂上立刻就可到了。喔！我到了！」

他一跳——是的，那大頭鯨的話不錯——他已經在一個真島的海岸上了。

他洒去了衣服上的水，向四圍看着。那些小東西——珊瑚蟲——的確是造出了奇蹟。

島上大部份是沒有樹木和草的，但近岸處有個洞，立刻吸引了匹諾曹的注意。他去

青蛙，並且還有千百個其他的小動物。

匹諾曹停住了注視着水。水綠得像草。這時倘然有人告訴他，這是那住在水中的細小動物，使水發綠的，那他一定又要喫一驚。然而這是確實的事。



他洒去了衣服上的水，向四圍看着。

了進去。這洞並不很大，但我們能夠很容易看出，那裏有一個人住着的。

「人們一定是住在這裏的。從今以後，我要相信大頭鯨的話了。」木偶想。

當他出來時，他來回地走着，開始去察看全島了。他來到一個小池沼。池沼裏不但住着

這些動物肉眼是看不見的。然而牠們的數目卻非常多，有時能使水發綠，有時發紅，有的時候甚至發黑，都是因為有了牠們，和牠們的顏色。

雖然，這是並不能使匹諾曹感到最大的興趣的。他看見別種動物，很快地來回地游着。有幾種是很小很長，並且沒有腿的。

另外一些比較大一點，有兩條腿的，還有些是有着四條腿的，更大點的有一段短的尾巴。

小讀者，你們也許已經猜到匹諾曹在看什麼。這個小黑動物是蝌蚪。

匹諾曹看厭了池沼，便回頭去看海。他想或者能看見他的爸爸，但是他失望了。突然，他驚奇地叫起來。

那並不是奇蹟呵！好像是魔法一般地，一隊小艇出現在水面上。牠們並不比一個蛋殼大，並且還小點。各小艇上豎起了兩道玫瑰色的小帆，各艇還伸出三對和縫針長的小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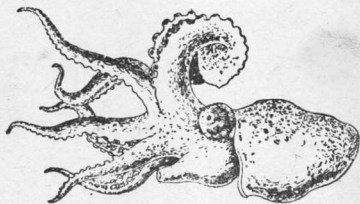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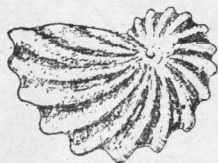


「貝？」木偶重複一句說，驚奇得不曉得說什麼話好。

「真奇怪，這些從那裏來的，」匹諾曹說。「這一定是個神仙世界了。」
「不是的，孩子，你並不是在神仙世界裏，」他聽見有一個聲音在他後面說。「那不

匹諾曹急忙回過頭來，他看見一個小胖子站在他跟前。

過是些貝類而已。」
匹諾曹
急忙回過頭
來，他看見一
個小胖子站
在他跟前，從
頭到脚的看
着他。



虹魚是一種珍奇的動物。體形圓，有觸腳八條，中二條的末端擴大成翼狀。左圖是雌虹魚，有殼。游泳時，將翼狀腳伸出，像張着小帆，其他的腳划着像小槳。

「是的，是貝。」

「牠們是動物麼？」匹諾曹這句問話已經問得好多
次了，使他現在不自覺的說出口來。

「是的，牠們是動物。這是異樣的小軟體動物。當牠們來到海面，牠們便把殼向上開。這樣牠們就升了帆，再伸出牠們的槳，浮去了。牠們名叫虹魚。牠們不是很好看麼？」

「牠們多麼美麗呵！但看呀！牠們都不見了！」

「是的，因為雲堆聚起來了。天氣像要起暴風雨，而這些小動物是不喜歡暴風雨的，所以牠們都沉到水下躲避了。」

「呃，請問，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小老人在找尋他的

兒子麼？」

「沒有，我沒有看見過。」

「那末好，再會。時候不早了，我還得去見我的幾位朋友。」

但那個小胖子並不願意他去，所以他拉住了木偶的臂肘。

「聽着，小孩子，你從那裏來的？」

「海裏來的。」

「真的麼？」

「是的，我正在海底和我的三位海豚朋友作一次旅行。」

「在海底！你怎麼能在那裏生活？」

「有一條海豚把我變成了一個兩西類。」

「孩子，你應該說是兩棲類。你的經歷多麼希奇啊！」

「是的，現在請你讓我去罷。我一定要去會見我的朋友們，不然他們要丟下我去。」

的。」

「再等一等。你先告訴我，你頭上戴着的那個美麗的貝殼，從那裏得來的。」

「槌頭鯨先生給我的。他叫這東西有一個難記的名字，並且說牠是很少見的。」

「我知道牠的。你
把牠給我好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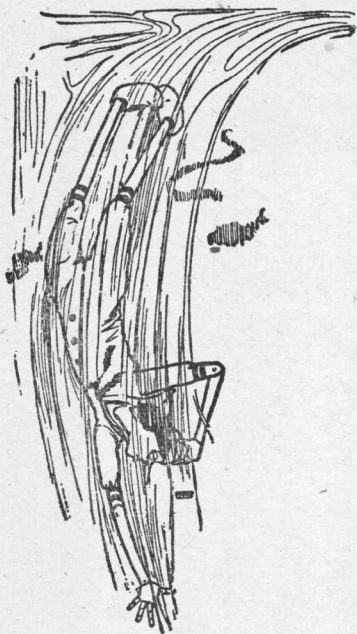
「不，這東西我自
己要的。」

「你不肯麼？好，
末我自己動手來要，」
那人很快地伸出手來
要搶。

但匹諾曹比他的



手還快呢。他用力一跳，啊呀，可憐的人呀！他沒有知道他是怎樣的近在岩石邊，他還沒有看清，已經頭朝下，腳向上的掉進水裏去了。



第八章 匹諾曹回到海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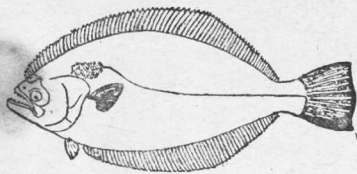
沉呀沉的，匹諾曹一直沉到了海底。

說到這裏，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想像中的匹諾曹，是個血與肉的真孩子，不過一層外

殼是木頭的。不然他不是要浮在水面上游開去了麼？

當他最後觸到了海底的沙，他已覺半死了。跌過這許多的水，真不是玩的。

沉呀沉的，匹諾曹一直沉到了海底。



比目魚是一種很稀奇的魚類，牠的兩個眼睛都偏在左面的。牠初生時，兩眼本分列兩旁，後因牠貼沙平臥，右邊的眼睛受不到太陽光，便隨身體的長大，而逐漸向左移動。我國東海產之，春季漁人捕獲了，可供食品，肉味鮮美。

過了一回兒，他覺得好一點了，便爬起來向四圍看着。他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這地方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至於那大頭鯨，卻連影蹤都不見。

這可憐的孩子幾乎駭死了。他想一定是上了當。但倘然他仍能神智清明，一定不會弄得這樣迷惑的。

可憐的沒頭腦的木偶呀！他忘記了怎樣在探檢全島的時候沿着走。他從島的東岸跌下了海，而大頭鯨則在南邊等待着。但是他但是匹諾曹的木頭腦是不曉得什麼東或南的。

「啊！可憐呀！」他不得不叫出聲來，「現在怎麼辦好呢？這樣傾斜的岩石我爬不上，倘然我留在這裏，我將立刻被這些在周圍游着的大魚吃掉了。」

真的，這時有着巨大的金槍魚正在他近旁經過。看來好像柄巨扇的大鵝魚在考究過。在他上面，溜滑着可怕的眼鏡魚。

但這些魚都好像比目魚那樣的，兩隻眼睛都生在頭頂上的，或偏在一面的，所以祇有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到。很倖幸的，匹諾曹剛好是在牠們下面，不然，那——

「我怕在此地並不很安全，」匹諾曹說，他的雙膝開始發起軟來。倘然這些魚注意到我時，我就完了。我願意我能夠找得親愛的老大頭鯨。」

怕極了，他瘋狂地奔馳着。當然，他是向着錯誤的方向走着的。

「我奇怪這是個什麼東西，」他咕嚕着說。他踏到了一個大而硬的東西。

他把深密的海藻推在一邊。在海藻中間，他找得了一隻大海龜。匹諾曹吃了一驚，他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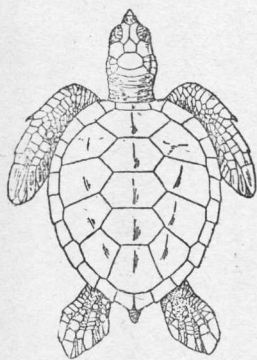
「你是多麼福氣呀！」木偶嘆息着說。「至少你有了一間屋子。在你那個鎧甲裏，你是不怕任何人了。」

這可憐的東西掙扎着，要想翻過身來，但都失敗了。海龜被翻了身時，祇好留在那裏不能動彈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當漁夫捉住了這種海龜，便把來翻個身，就使過了一天



他拉住了這個可憐的動物的後腿，把牠翻了一個肚子朝天。



海龜身長約六尺，尾極短，性遲鈍，覆了身便翻不轉來。肉有臭，不能喫，但牠產的蛋卻極鮮美。

但這話似乎靠不住的。這個無知的爬蟲（海龜）正靜靜地躺在海藻裏，要想睡了。匹諾曹雖然在迷失海底的苦況中，仍不失其頑皮心。他拉住了這個可憐的動物的兩隻後腿，把牠翻了一個肚子朝天。

之後，牠一定還是在原處的。

匹諾曹看見旁邊還有別一個殼，又想同樣的來捉弄了。但那個殼很輕，他便仔細的看了起來。原來那殼是空的，殼裏動物顯然是已經死去很久了，現在祇有殼單獨存留着。這殼差不多有三呎長。



一個巨大的動物，正在向他衝來了。

匹諾曹正在看着這殼時，他偶然抬起頭來。啊，可怕呀！他看見了什麼一個巨大的動物正在向他衝來了！

這是條什麼魚，以前從沒有人告訴過匹諾曹。但他仍能很容易地猜想

出牠的名稱來。牠的奇突的形狀，很像一柄大鐵鎚，那是一點也不會錯的。這是那可怕的鎚頭沙魚，又名雙髻沙，槌頭鯨曾經講到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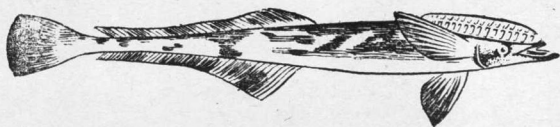
「啊呀，我完了，」匹諾曹喘息着說，他閉上了眼睛，倒身在海藻裏了。

誰能夠責備這可憐的孩子膽小呢？他看見那個巨大的灰色東西，口張得大大的，逐漸游近來了。他看見那東西頭尖上的一對黑而發金光的大眼睛，光亮地閃爍着，想着在口邊的一頓美餐可憐呀！

但他恰恰想像到自己快要到沙魚的口裏時，匹諾曹覺出這時間已過去了，而他卻仍是活着。

「牠大約掉轉念頭，不要弄殺一個木頭人了，」他回想着，但眼睛還是閉着。

時間過去了，匹諾曹以爲沙魚沒有那樣的勇氣去喫他，他倒有那個勇氣來——張開他的眼睛了他真不能相信他的眼睛哪！沙魚游開去了。但他仍能看出沙魚的去，並不是自願去，而是不得不去。他便更仔細的看去，卻看出了一個奇異的情形。三條小魚緊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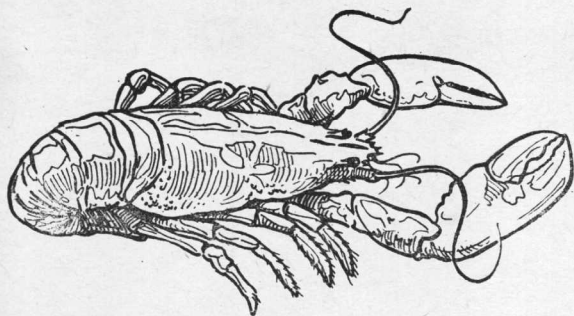
印魚生在溫帶的海裏，身體長約二尺，頭上有一個橢圓形的吸盤，有半尺長，時常用來吸附在別種魚的身上，或船底很遠的
 出去，牠吸着時，眼睛仍能看東西，嘴也能喫食物。

在鎚頭沙的兩旁，正在把牠拖開。我們的這位英雄，從未見過像這三條魚那樣稀奇的動物。牠們都是小而扁狹的，各個的頭上都有着一個大而平的東西，正像一個盤子。

倘然海豚們在那裏，他們一定會告訴他說這三條黑色的魚名叫印魚。牠們用那平的盤子（這名叫吸盤）可以吸附在別的魚身上。有時候，牠們讓自己給別個帶了去。有時要想頑一下皮時，便把別個拉着。要到牠們願意的地方去。剛才這鎚頭沙所碰到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些魚當然是救我性命的，」匹諾曹想。「但我希望那沙魚不要把加害於我的念頭，去弄到牠們身上才好。」

他覺得有找一處安全地方的必要，便想躲進一個大岩石洞裏去。但當他剛把一隻腳伸進去，就覺到他的鞋子給一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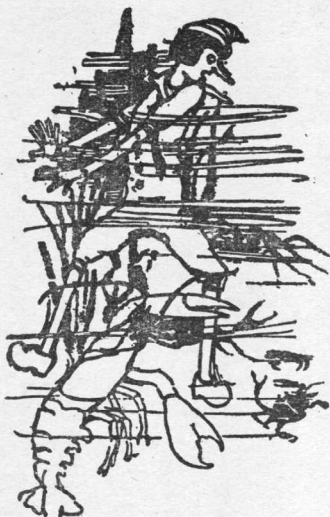
大 龍 蝦

脚鉗夾去了。兩個生在棒尖頂端似的眼睛，惡狠狠地釘着他。這是個大龍蝦。匹諾曹在龍蝦先生找尋食物的時候，擾動了牠，所以受到了責罰。匹諾曹還算運氣，那龍蝦挾了一隻鞋子也就氣平了！倘然那鉗同時挾住了脚，牠甚至也能夠挾斷木頭，那時，啊，可憐的匹諾曹啊！

我們這位英雄既然擾動了這龍蝦，必然也就得罪了牠的全族。在他明白這點以前，他面前的沙上已佈滿了可怕的甲殼動物了。他駭得出了神，祇是驚異地看着牠們要到何時才停止爬出來。牠們從岩石的每個洞裏爬出來，小的，大的，扁的，圓的。

牠們當然準備着戰鬥的呀！舉起了鉗子，眼睛

瘋狂地舞動着，牠們爬近來了。牠們很仔細地把那孩子從頭至腳的看了一個遍。蝦或蟹倘然不看清牠的敵人是怎樣，從不肯動手打的。



匹諾曹無論轉向那裏，都有着一個可怕的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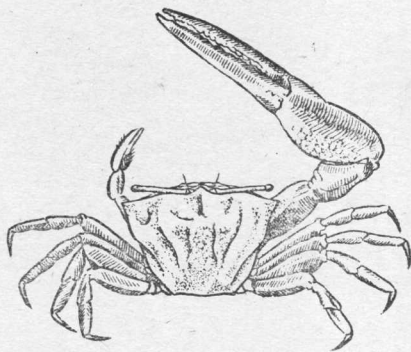
牠們還是在出來呀！匹諾曹無論轉向那裏，都有着一個可怕的動物。右邊，一張普通龍蝦的大嘴威嚇着他。左邊，一隻醜陋的海蝦舞動着鉗子向着他在她前前後後的沙地上，盡是些蝦和蟹。

大綠蟹，普通蟹，磁蟹，普通龍蝦，蜘蛛蟹，小龍蝦，小招潮蟹，還有許多別的蝦蟹。

好像這樣還不夠，一個洞裏又爬出了一隻蟹，比了其餘的蟹都要大。他正很迅速地爬近來了，但不多一回兒，牠的一個鉗給一隻龍蝦挾住了，另一個鉗給別一個蝦挾住了。

加害怕起來。「我怎麼辦好呢？倘然我祇要有一個殼，像海龜那樣的，我便能躲在裏面，得到安全了。」

「啊！這意思多好！」他突然叫出口來「爲什麼我以前沒想到呢？我要有一個殼躲



小招潮蟹，身子只有一寸，住在近河口的海濱，潮快來時，牠的鉗常上下運動，好像招着潮水來，所以名叫「招潮蟹」。

那蟹沒有一點戰鬥的行動，恰把牠的一雙鉗子丟落了。很敏捷地爬回牠的洞裏去了。

匹諾曹驚異得呆住了。這個蟹怎麼能這樣一點不加抵抗呢？那個道理很簡單，那蟹是寧願失掉牠的鉗子，以免被殺或被喫的。在幾月內，他能夠長出另一副鉗子，和牠失去的一副同樣的好。真的，孩子們，一個蟹確實能夠這樣做的。想想看，多麼神奇呀！

「啊呀，不得了！」匹諾曹這時看得益

在裏面！

不說第二句了，他立刻溜進他剛才看見的那個殼。一回兒，他的影子也沒有了，連他的鼻子也看不見了。

這些甲殼動物不知道牠們的敵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因此，把那殼仔細地看了一過之後，也就漸漸的回進牠們的洞裏去了。

匹諾曹吐了一大口得救的氣，也敢從他的殼下伸出頭來了。他看見自己的鞋子橫在地上，便趕快把腳伸進去，在沙上走路而不穿鞋子，是不大舒服的事。

「倘然我不趕快找到大頭鯨，這間安全屋要變成死屋了。」匹諾曹靜靜地躺了許久，開始想起來。「我試一下，也許能像寄居蟹那樣的走起來。我來試試看。」

木偶慢慢地先伸出一條腿，後來又伸出第二條腿；接着伸出他的兩個手臂，最後他的頭也出現了。兩手握住了殼，他試着走一圈……不行。他走了幾步，力氣也沒有了。

「真糟糕！這裏倒很安適的！倘然我有一匹馬，那我就像坐在馬車裏了！」

當他這樣想着時，他看見離他不遠，有四條魚，好像他看見在鉤頭沙魚下的印魚一樣的。他的頭腦裏，立刻閃出了一個主意。

「啊，倘然我能夠……馬呀……」他低低地說。

他試着，很困難但終於成功地挨近了牠們。魚們很忙着。牠們正尋小蟹喫，沒有注意到他。匹諾曹混身戰抖着，向前走去。

他一走近了牠們，便慢慢地把身子彎下來。這些小魚多麼好呀！牠們一感到有個殼罩在牠們頭上，牠們便吸住在殼上了。這剛好是匹諾曹所求之不得的。一回兒，他覺得身子已昇起來了，光景像在空中，不像在水裏。印魚很強有力，拉着他一路迅速地游着。

「好呀！我在一個會飛的機器裏了！匹諾曹拍手歡樂着。我覺得我是一個王子了，我坐的馬車，即使國王也沒有的。哈，好呀！」



第九章 匹諾曹在海中騎了一回馬

“上前呀！上前呀！我的小馬！”

匹諾曹忘記了一切煩惱，

充滿了歡樂與頑皮。他拔了一根長而細的水草，用來當做一根鞭子，他歡樂地向前進行了。

「上前呀，上前呀，我的小

馬！跑呀跑呀——奔呀奔呀，」

他拉直了喉嚨，大聲地唱着。

魚兒們很服從他，不一刻，

他們已游了好一程路了。匹諾

曹忽然成爲非常勇敢，他鞭了一條游過的鯪魚，拉了一條可怕的虎沙魚的尾巴，打了一個紅鯉魚的巴掌，因爲紅鯉魚很感興趣地細看着他。

這時，「馬兒們」跑着跑着，照着自己的心意跑着。匹諾曹立刻覺出他們是近水面了。「我到了頂上的時候，我便能看出我在那裏了。我要游到珊瑚礁那裏，去找尋大頭鯨。」他想。

但在水面上，有一件大怪事正在等待着，使他忘記了珊瑚礁和大頭鯨。

在他的四周，掛着許許多多的菌子。牠的各有不同的形容與大小，並且有幾百種美麗的颜色。有些有圓的頭，看來像些肥皂泡。有些的形狀像個倒轉的玻璃鐘；還有一些像是亮顏色的傘。還有一些，看來好像是綠寶石和青玉做成的。各個菌子之下，都有長而美麗的銀線，直掛下水中。海浪播動着他們，太陽和牠們玩，使牠們看起來像是許多的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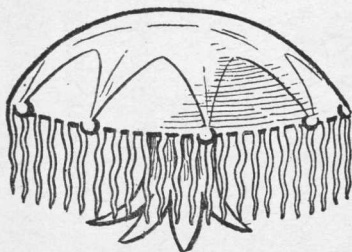
匹諾曹看到這樣的皎豔美麗，真是呆住了。眼所能及的地方，盡是那些美麗的東西。這種光景是任何人見了，都會引起驚奇的。

這些水母的身子，沒有一點堅硬的部份，有水便不能生存。倘把牠們拿出水，放在太陽裏晒，待到乾後便沒有了。牠們有些小得像個小錢，另一些則很大，

「我也要一個，」匹諾曹低聲說，他從殼裏伸出手來，努力着要去觸及牠們。



在他的四周，掛着許多的菌子。



水母的形狀像個傘蓋，口生在傘蓋下的中央。四邊垂下的線條，都是觸手。身體的直徑約六寸至一尺。六七月間成羣浮游海面，漁人捉了用鹽保存，肉很脆而鮮美。江浙人民很喜歡喫的「海蜆」，就是這水母。夜間，水母能放磷光。

「我希望這時最好有人在這裏，告訴我這些奇怪的東西是什麼！」他想。迷引得匹諾曹這樣的，是叫做水母。牠們也是屬於叫做植物動物類的動物。

他的四匹馬似乎也很快，靠近到水母那裏來，要想喫一點。木偶要想抓牠們，但他的手剛碰到，便很快的放手了。

「呀呀！」他叫起來，搖着他的雙手，「牠們刺得像許多的蕁麻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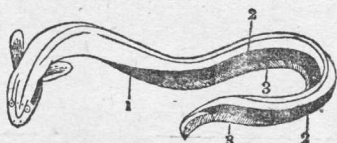
他並不知道，但是他用的字眼倒很對。真的，漁人們把水母叫做海蕁呢。

「我的親愛的菌子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說，「你們是很美麗的，但你們對於我一點無用。再會。」

正在這時候，魚兒們游到了水面。但牠們並不長久地停在那裏。可怕的暴風潮正在起來了。大塊的黑雲低低地掛着，低得差不多快碰近水面了。

海浪是白而零亂，怒惡地衝擊着。水母都不見了。匹諾曹很快活地蟄居在他的殼裏，當他見到自己又重返海底時，尤其覺得高興。

這裏一切都平靜。因為說來很稀奇的，任憑最可怖的颶風如何的在海面上橫行，而在水的深處，仍永遠是平靜的。



電鰻：1，肛門；2，發電器官；3，鰭。
牠長四五尺，體形圓長，體中有特
異的發電器，生在尾的下旁，遇危
險時，便把電放出。電力很強，能殺
魚傷人。

「真運氣啊，我剛才沒有開始游泳，」匹諾曹想。「不然，我一定會有危險的。」
魚兒們向前游着游着。但到後來，牠們疲倦了，在一塊岩石附近停了下來。這裏有着
幾種想像不出的最美麗的貝殼。

休息了一會之後，印魚們又繼續上路。匹諾曹快樂地一路去了。

他似乎老早忘記了他在怎樣的危險情形中。他讓自己給別個帶着走，一點不想

一想將來如何。

他們現在正穿過一大羣的鰻。誰不識得鰻呢？即匹諾

曹也識得的。

雖然，人們卻很容易把普通的鰻，錯認做海鰻，或狹鱈。

匹諾曹就是由這個錯誤，使他觸了霉頭。

對於他，鰻都是一樣的。所以他拉了一條鰻的尾巴。捏
了另一條的圓身子。或者擺弄着第三條鰻的鼻子。那些可



“救命呀！救命呀！”

「誰在這樣大聲的叫喊這裏下面出了什麼事？」有一個深重的聲音在說。

匹諾曹並沒有聽

憐的東西翻着身，掙扎着。但這只有使匹諾曹感到更大的興趣。但是，啊！他剛觸到一條紅色的大鰻尾巴上，立刻就叫出了一聲痛楚的哀號。他的歡笑的叫囂，變成了痛苦的呻吟，並且在他的掙扎中，木偶翻出了殼，跌在沙上了。

「救命呀！救命呀！

我快要死了！有人殺我呀！匹諾曹大聲叫着，響得一哩外都可聽得。

見他只是想着他的痛楚，叫着。他叫得真響，響得連一個聾子都可以聽得見。

「喂，讓我知道這裏出了什麼事，好不好？」那個聲音又說，現在更逼近了。「喂，怎麼，原來是匹諾曹先生哪！」

這幾句話是一條大海豚說的，那大海豚的頭，圓得像個電光球。那個海豚就是大頭鯨。

「你以為我是匹諾曹麼？現在我已經死了，所以我不再是匹諾曹了。」

「怎麼的，你究竟出了什麼事？」

匹諾曹只是在沙上掙扎着。

「好，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能……我不知道……我已經死了。」

「誰弄傷你的呢？」

「有人殺我的呀。」



“大頭鯨！啊，大頭鯨！”

「大頭鯨！大頭鯨！我見到你
是怎樣高興
呀！」他叫起來，跑上前去，歡
狂地抱着

他的痛楚已忘記乾淨了。
「大頭鯨！大頭鯨！我見到你
是怎樣高興
呀！」他叫起來，跑上前去，歡
狂地抱着

小讀者，你們曾經看見過盒中的

彈簧人麼？當盒蓋一啓開時，那個彈簧

人便立刻彈了出來。匹諾曹認清了這

是槌海豚的僕人大頭鯨時，恰恰也和

這彈簧人一模一樣。他立刻跳了起來。

他的痛楚已忘記乾淨了。

「大頭鯨！大頭鯨！我見到你

是怎樣高興
呀！」他叫起來，跑上前去，歡
狂地抱着

「誰？」

「火螞蟻呀！啊啊，啊啊！」匹諾曹尖利地叫着。

在這時候，木偶開始覺得好些了。他張開眼睛看見了大頭鯨。

牠。至少說，他要這樣做，因為他的木手臂並不能圍住大頭鯨的頸子。

「我能再找到你是何等的幸福呀！」匹諾曹說。「我差不多失去了再和你在一起的希望了。」

「但是你肯不肯告訴我，你究竟是出了什麼事呢？」

「啊，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麼？我已經被殺了！」

「給誰呀，請你告訴我呀！」

「給火螞蟻！你能夠把牠們趕走麼？啊，牠們又來了。牠們一定多至幾百萬呢！」

「我一個沒有看見在你身上！」

「那你的眼睛一定瞎了。我身上一定有幾百個螞蟻或蚊子。牠們一定把燒得紅熱的刺，刺着我身子的四周，在尋樂了。啊啊！」

大頭鯨把這孩子轉了一個身。「我一點沒有看見！」他最後說。

「但是我覺得我是在給牠們一塊塊地咬着，割着，撕着。」

「那倒奇了！這個痛楚怎麼開始的呢？」

「噢，我正和幾條鰻玩着，我剛觸到一條紅鰻的尾巴上，嗯……」

「哦，我現在才知道，」大頭鯨插言說。「你觸着了一條電鰻了。但我倒有點不明白，怎麼這附近有起電鰻來了。牠們通常只是在江河裏的。這條電鰻一定是流落下來的。現在你只有忍耐一下。過了一兩個鐘點，這痛楚自會停止的。你是受了一次電震，就是這樣。」

「這是那鰻幹的麼？」

「是的；鰻能夠這樣，電鰻也能夠這樣的。」

「但我祇是用棒去觸牠的。」

「這是無關的。那電震很強，有時甚至能殺死一條魚。」

「你是對的！電震確實是很強！」

「噢，你對了。好，跳上我的尾巴吧，我們得回到岩石邊去。槌海豚和小白鯨快要到那

「約會的地點來了。」

「但是我們離那約會的地點遠麼？我今天早晨尋了許久呢。」

「喔，不，我們立刻就可以到的。」

「痛楚一點點地停住了，匹諾曹不再想到電鰻了。或者，他即使想到，也不過是決定不再去觸牠，拿了棒也不要再去觸牠。」

第十章 拜訪老白鯨

「晚安，兩位鯨類動物先生，」匹諾曹說，他一見槌頭鯨和小白鯨倆來了，便深深地鞠了一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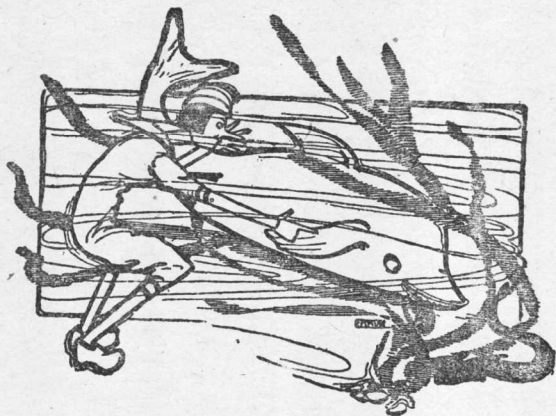
「怎麼，你從那裏得知了我們的族名呢？你從前叫我們魚類的呀。」

「大頭鯨告訴我的。我現在知道了，魚和鯨類動物是不同的。」

「你從一個僕人那裏學得了知識麼？怎麼的，我還以為你和他一同走路，也覺得丟臉呢。」

匹諾曹默然不語。他開始學得禮貌了。

「好吧，匹諾曹，明天早晨你和我一道去拜訪我的朋友老白鯨先生。你現在可以和小白鯨去散一回步，但你散罷了步，就得去睡。我要你明晨很早就起身。」



“你看向那些海藻叢裏，有着一架美麗的發電機器呢。”

木偶聽着槌海豚的說話時，他看見有一條亮紅色的鰻，靜靜地躺在海藻叢裏。頑皮的心又起來了，他對自己微笑着。走近小白鯨身邊，他輕輕地拉了小白鯨的鰓，微笑地說道：

「跟我來。我給你看點東西。你看向那些海藻叢裏，有着一架很美麗的發電機器呢。」

「一架發電機器？」小白鯨很感興趣地說。「在那裏？」

「你把頭伸進藻叢去，便看得見了。」海豚依了他的話做去。匹諾曹暗下笑。

着，偷偷地躲進了幾塊近旁的岩石後面。

「啊！小白鯨突然尖利地叫起來，急速地向後退出。」一架發電機器那裏是一條電鰻，你這壞孩子！匹諾曹，這個可真不是個好玩意兒。」

是的，那位闖禍朋友重見了那電鰻，便想到把一個當給這可憐的海豚上了。槌頭鯨聽到了尖叫聲，便游近來了。

「是一條電鰻啊！可憐的孩子！你一定受了痛吧？」

「還好，電鰻睡着，所以我沒有受到重的電震。」

「哦，還算運氣。牠睡着的時候，是不會有大損害的。但是你怎麼會游近牠的呢？」

「爲什麼，就是那個匹諾曹——」說到這裏他停住了，他爲什麼要說出來了呢？但他已經遲了。

「哦，那個匹諾曹好，記着，木偶，捉弄別個的人，自己也會得到惡報的。我看你這時很疲倦了。躺下來睡罷。」

「很好，槌頭鯨先生，」匹諾曹謙溫地回答說。「但我能請求你一樁事麼？」

「什麼事？」

「我們現在很近那個島，今晚我能夠就睡到那裏去麼？我在早晨找得一個小洞，似乎那裏很舒服的。槌頭鯨先生，我可以去麼？」

「好的，可以，我的孩子。」

「謝謝你。但請你就睡在近旁好麼？因為倘然你在附近，我便能安心睡了。」

「好的，我的小英雄。」

大頭鯨便把匹諾曹駝在背上，把他送上水面。

「我奇怪那兩個海豚在說些什麼話。」他看見槌頭鯨和小白鯨，在交頭接耳地說着話。

槌頭鯨似乎有點高興了。小白鯨似乎在要求着什麼事情。最後，那個好心的老海豚，對他的學生說了一句勉強的「好的。」



“明天會！他叫着。”

「這可以教訓他一頓，」匹諾曹聽見槌頭鯨說，他對這話有點茫然。但不一刻，他又
 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明天會！」他叫着，跳上岸，鑽進洞去了。

他採集了些海藻，做成了一張柔軟的牀。

「這個好得很，」

他睡下時說。但是立刻

他覺察得，他總睡不熟。

他不知道爲什麼。

他是很疲乏，已經兩夜

沒有睡了，但他的眼仍

合不攏來。他四圍的一切都是異常靜寂靜寂到使他害怕起來。他爬起來，向海面上望去。海是烏黑得和墨一樣，啊！黑得像漆一樣！

「夜的海是多麼的可怖啊，」木偶咕囉着說。



“啊！海着火了！”

他這句話剛說出口，立刻恨不得要收回去了。海浪似乎要推翻他的判斷，牠們突然的放出火光來了。好像千百萬顆明亮的星星，掉入了海裏一般。

匹諾曹跑出洞來。

眼所能及的，祇有這火

的海。亮而發光的水，滔滔滾滾地翻出銀色的波浪。千百萬個火花，被拋擲到空中，又回跌入海裏。

「啊——海着火了，」匹諾曹叫起來，並且這個「啊——」是他口中一生最長最長的一次了。「槓頭鯨還對我說，他不是一個魔法師呢。」

這可憐的無知的小木偶，他是不應被責備的。現在的那副情景，與其說是屬於真實的人生，還是說屬於仙境更確實一點。

那引起匹諾曹驚異的，是海中的燐光。有時這燐光非常稀奇美麗，人們祇要看見一次，一生中便永遠不會忘記了。

我們的這位木頭英雄可駭呆了，在初時，他祇是站着看着牠。後來，他鼓勇漸漸走近水來。有一個浪尖碰着他的腳，他立刻向後跳，恐怕腳給燒了，但他覺到那水是和以前一樣涼的。

「怎麼的，這火是不會燒的呢！多麼稀奇啊！牠怎麼會得這樣的呢？」

在他的愚盲的腦袋裏，他是不能作答的，但是我卻要代他回答出來。

海裏的磷光是幾千百萬極細小的植物動物發出來的，那些東西小極了，小到肉眼都不易看得出來。這些小植蟲都有一個像螢火蟲般的星火牠們聚着，一同發起光來時，會使得海洋像一片熔烊的白銀海。

匹諾曹還在呆呆地看着時，火倏然地消滅了，快得和牠來時一樣。夜重復烏黑得像墨了。這個並不能適合木偶的胃口，所以他跑回他的洞去了。向海警視一眼，他看來好像海豚們並不在原處了。

「我希望我現在總能夠睡了，」他想。「我真疲倦得很。」

但他還沒有到洞口，忽然尖利地叫了一聲，回身便逃。爲什麼呀？

一隻可怕的怪獸，掛在洞的入口處。這東西有三四呎長，一張嘴大得像隻鍋爐。牠的頭有兩隻長角；身子在黑夜裏發着光；牠的形狀和色彩都是很恐怖的。你們能夠想像出匹諾曹的驚惶麼？

悲罷！槌頭鯨呀！小白鯨呀！救救命！你們快醒來！我洞裏有一個妖怪呀！是的，你們來看——牠的嘴張着，預備喫掉我。你們只要看看他的兩隻角的大小，你們就會嚇倒了！

但是，當海豚們醒來，問明了是什麼一回事後，他們祇是笑着，笑個不住。匹諾曹弄得莫名其妙。他一個個的看過來。最後，他說，「噯，我並不見到有什麼東西這樣的可笑。什麼



「一條毒龍！」
利地叫了起來。「我洞裏有一條毒龍呀！救命救命呀！」
他瘋狂地奔向海去，
一直到了海豚那裏才停住腳。

「大頭鯨，請發點慈

「一條毒龍！」他尖

「回事？」

「你看這個勇敢的孩子，看呀，看呀！」小白鯨叫着說，笑得透不過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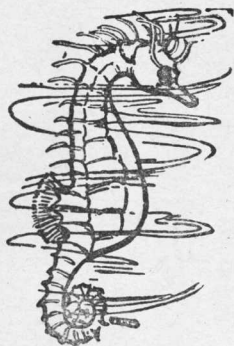
「我以爲你把石頭丟進了獅子的嘴裏，」槌頭鯨叫着說，他取笑着這可憐的傢伙。

「獅子是一件事，妖怪是另一件事了，」匹諾曹說，差不多羞得要哭出來了。

「不提這個，你現在說的是什麼妖怪呢？」槌頭鯨問。

「你們來，便會看見了。」

他們來到洞口時，那條怪龍依然掛着。怪龍的眼睛仍亮着，牠的嘴仍大張着，牠的身



馬海

子仍在黑暗裏發着光。

「呃……」我們這位嚇得顫慄的英雄，抖着聲。

「喂，看呀，傻孩子。你以爲這是個什麼東西呢？是一個妖怪麼？牠的眼睛在那裏，牠的形狀看

起來，倒不如說牠更像一條魚麼？」

「噢，是麼？」匹諾曹說。他不知道怎麼想才好。

「好吧，這是一條魚。牠的名稱真多，有時叫做漁蛙，或鵝魚，有時因為牠的可怕樣子，叫做海鬼。還有個名字叫海馬或馬頭魚，都是因為樣子很像，學名則叫做龍落子。小白鯨剛好報復了你給他上的當。他拿了這魚的乾皮，裝滿了水，裏面還放了兩條翻車魚。在你以為他睡着的時候，他正在把這東西來掛着。這給了你一個機會，使你能夠顯給我們看看，你是怎樣的勇敢呢。」

匹諾曹覺得很慚愧。他慢慢地走近那怪物，仔細的看了一番。他剛才真傻呀！

「魚兒啊，你的嘴多可怕啊！」他說。「你頭頂上的這個角又是幹什麼用的呢？」

「那是幫他得到食物的。」槌頭鯨解釋着說。別的魚都被這角捉住，漁蛙便祇要喫魚好了。」

「哦，我剛才倒確實給牠嚇了一跳，」木偶清醒地承認了。

「我們給這事打擾了，沒睡得好覺。你們大家上牀去罷，」槌頭鯨吩咐說。這一次匹諾曹不必很久的等着瞌睡來臨了。他已經很快地就在夢着沙魚，飛行機器，海鬼，和電鰻了。

第十一章 匹諾曹和老白鯨聚餐

「匹諾曹，匹諾曹，趕快！趕快爬起來呀！小白鯨在第二天早晨叫着。」

「好來了。」匹諾曹睡態矇矓地回答說。「我們爲什麼要這麼早的就起來呀？」

「你說十點鐘還早麼？你這個懶孩子！」

「十點鐘了麼？」匹諾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是的，我們一定得在一個鐘頭之內，趕到老白鯨家裏。他正盼望着我們去喫午飯呢。所以我們得快一點，一刻鐘也不能晚的。」

匹諾曹聽說有飯喫了，立刻跳了起來。他已騎在槌頭鯨的背上，等待海豚們的出發了。不多一回兒，他們已經上路了。

繞着島游了一短程路之後，他們來到了一處美麗的在岩石間的小隅角。老白鯨就



老白鯨就住在這裏。

住在這裏。

午餐是

預備好了，大

家圍着桌子

坐下了。你以

爲那個桌子

是什麼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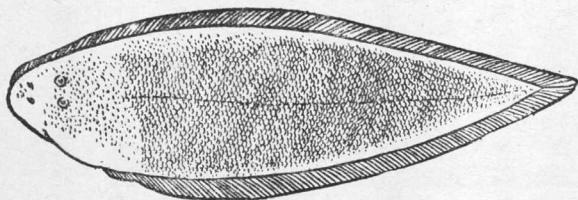
原來是一條大比目魚！是的，請不必見笑；這是千真萬確的。

比目魚是和箬鰻魚同族，所有這些魚類，都具有一個薄

而闊的身體。

比目魚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躺在泥沙上的，牠們只能

向上看。因此牠的兩隻眼睛就都生在頭的上部了。



箬鰻魚或名牛舌，因牠的身子是舌頭形的，長約六寸半，兩眼很小，和比目魚一樣，都生在左邊的。



“這條魚可以把來做點心的，他想。”

老白鯨的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樣的魚：大的，小的，扁的，和圓的魚兒。

匹諾曹什麼都喫。他喫完時，他的碟子上除了一對魚眼和幾根魚尾外，什麼都不剩了。後來，他看見他的碟子上又有了一條魚，他想把這條魚也喫了，倒是個好主意。但是他已經喫得很多，肚子實在裝不下了。他就把那魚放在袋子裏。這條魚可以把來做點心的，「他想。

可憐的槌頭鯨真給這位木偶丟臉，小白鯨也是這樣。他們倘然早知道匹諾曹這樣的不懂得禮貌，把桌子上的東西藏在袋子裏，他們

是決不請他來喫飯的。但他們卻沒有響一聲。

「孩子們，你們現在出去散回步吧。我要和老白鯨先生談一點生意話，那是不能讓你們在此的。」



“哦，這是條珠鍊。”

兩個孩子便離了海豚們，走出去了。他們倆在四周玩樂了一回，小白鯨拾起了一根東西，看來像一條鍊條。這東西是由許多小圓球做成的，形狀都一樣，而且都是透明的。他把來給匹諾曹。

「告訴我，」他說，「你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嗎？」

「這個麼，哦，這是條珠鍊，是很容易知道的。」

「你以為一定無疑麼？」

「當然。我好多次的看到這東西，圍在女孩子的頸項上。」

「我倘然告訴你，這些東西是蛋，你——」

「蛋？——匹諾曹咕嚕着說。「這東西是蛋麼？」

「是的，先生，那些東西確實是蛋，是一條大比目魚的蛋。匹諾曹，你在不懂得的時候，我要像這樣費力的使你相信，真不是一個好習慣。我恐怕以後不能繼續來做你的朋友呢。」

「不做我的朋友？」這位可憐的羞辱滿面的木偶說。

「不。槌頭鯨先生常常教我不要和一種孩子接近，那種孩子是——」

「說謊話的，是不是？」匹諾曹插入說。

「他教我要和懂得禮貌的孩子來往，」小白鯨接着說。

「但是我被請去喫飯時，卻連碟子都要拿了走的，」匹諾曹說。

「他教我要和受教育的孩子做朋友。」

「但是我——是的，我還是老實承認了吧。我在一生中還沒有看見課堂間是怎樣的好，小白鯨，我要努力來做你的朋友，你肯不肯再試我一下呢？」

「很好，我願意做你的朋友。現在讓我們回去吧。」

兩個孩子來到海豚那裏，祇見他們還在很密切地談着話。他們看來很誠懇的樣子。

「爸爸，我們回來了，」小白鯨叫着說。

「好呀。你們上那裏去的？我們有要緊事和你們談呢。你們兩個都到這裏來！」

「什麼事？我們都靜聽着。」

「我的朋友老白鯨先生告訴我，在我離家出來的時候，失掉了很多的錢。他告訴我有一筆錢，可以在一隻破船裏找到，但這船離此很遠。我現在剛很需要錢所以我確實很願意能夠把牠取來。」

「那末，」小白鯨回答說，「爲什麼我們不能去取呢？」

「因為那地方離此很遠很遠呢。不但如此，我們應該遠出北極海，進入大海洋呢。我們是辦不到的。你知道，我現在是年漸老了。我要穿過那些冰水是很困難的。但是，因為我急着要用錢，我怕不免要去試跑一趟。」

「爸爸，爲什麼不能讓我和大頭鯨代你去跑一趟呢？」小白鯨問。

「還有我也可以去呀，」匹諾曹戰戰兢兢地加說了一句。

「大頭鯨太老了。至於你們兩個，我的好孩子，你們對自己說的話，還不會知道呢。你們知道北極海是幾個月連接着在黑暗中的麼？還有，太陽只有在春季和夏季才可看見的麼？」

「我知道的，但現在是冬季，我們必須恰在這個時候到達那些海裏。我們在年底之前就得回來。」

「那你不怕冷麼？」

「不會冷的。我將在深水裏游，深海裏的水是暖和的。要透氣的時候，我才游到海面

上來。」



一角鯨是鯨魚的一種，體長一丈至一丈半，上顎的左門牙特別發達，長丈餘，中空，作螺旋形，質地比象牙還堅硬。牠用這牙來擊破冰塊，及作防衛用。這牙相傳能解毒，從前歐洲有個國王，恐別人用毒酒暗害他，常在杯中放一片一角鯨的牙自衛，其實是無關的。

「冰怎麼辦呢？海裏的怪物，鯨魚，沙魚，一角鯨等怎麼對付？」

「你需要這筆錢。我是決定了要去的，」小白鯨堅決地回答說。

「我的孩子，你應該設法避免我告訴你的種種危險，到達那個船去。但你怎麼拿取船裏面的金錢呢？」

「我可以用我的堅強的尾巴，把船身打一個洞，」小白鯨說。

「在一整塊鐵製的船身上打洞？這是沒有用的，我的孩子。」

這位年青的海豚默然了。他怎麼能進船去呢？他想了又想，但他不能答覆。

「我也去好不好？」四諾曹這時開始說。

「你」槌頭鯨和小白鯨異口同聲地問。

「是的，我去。我去有許多好處。小白鯨所以不能進入船內，是因為他的身子生得太大了。我的身子很小，隨便那個洞我都能夠鑽得進去。」木偶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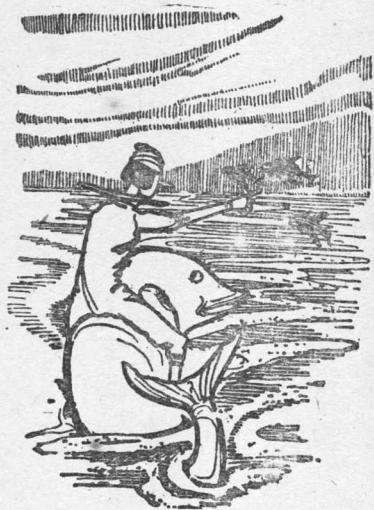
「這個主意倒很不錯，爸爸，是不是？」

「但是你們倆真的覺着有這勇氣，來擔當走這一趟麼？」

「我們一定盡力做去。」小白鯨回答說。

「那末好得很，我們回到大頭鯨那裏去，你們隨後就可預備出發了。老白鯨先生，我等一刻兒再來會你。我要在此地和你一起等着小白鯨和匹諾曹倆回來。」

他們告辭了老白鯨，小海豚跟着槌頭鯨游去，槌頭鯨好像急於要找到大頭鯨似的。匹諾曹坐在海豚的背上，一路想着他自告奮勇地要和小白鯨同去，是怎樣的好。但是他又看見另外一件奇事，把這想念打斷了。在他前面不遠，他看見許多動物，從海裏飛起來。



他看見許多動物，從海裏飛起來。

那些東西飛起來，快樂地舞動牠們的彩色翅膀，然後又墮入水中去了。這第一批不見以後，第二批接着來了，還有別的也來了。那些東西多美麗啊！紅的，藍的，綠的，在太陽光中閃亮着。

「海裏的鳥呀！牠們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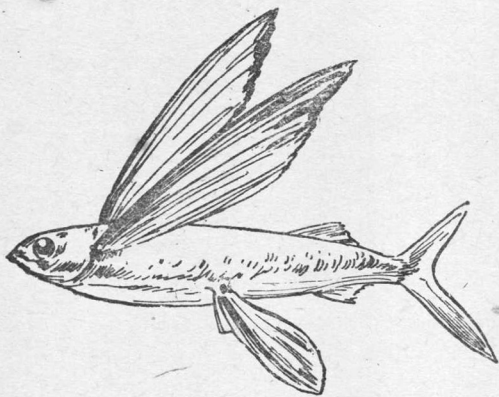
沉死了！」匹諾曹尖聲地叫起來。

「噯，不會的，這些鳥是不會沉死的。孩子，牠們是住在海裏的。牠們叫做飛魚，」槓頭鯨說明着。

「有這樣稀奇的新聞麼？」匹諾曹驚異地說。「那末海裏也有鳥呢！」

的事。

這兩個孩子便很快樂的預備出發了。



飛魚一名文鱸魚，身長約一尺半，胸鰭特別大，能夠飛掠水面，高二三尺，遠十餘丈。遠洋輪船，常有飛上繪面。牠所以要飛，是因為敵人太多，自己又太軟弱，所以祇好飛起逃走。

「很像是鳥，但不完全。這種魚生有很強的鰭，牠們能用這鰭，飛躍得很高。你看，他們甚至能躍出水面。你以為牠們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牠們要從追着吃牠們的大魚那裏脫逃。」

匹諾曹不說什麼了。一會兒，他們三位到了大頭鯨等着的地方。槌海豚很簡單地祇用幾句話，說明了小白鯨和匹諾曹所提議的幫他去

「好吧，再會了，孩子們，」槌頭鯨在告訴他們如何到那船去的路徑之後說。「我不再勸阻你們去了。祇不過你們得謹慎一點。你們倆不要分離開，便會減少許多困難的。你們在路上不要停。快去快回，不然我要着急的。還有，你們不要離開水。海潮是常要退的，小白鯨，你便要遇到大危險的。」

小白鯨和匹諾曹仔細地聽着；隨後就和槌頭鯨快樂地分別，他們去了。

幾個鐘點之後，槌頭鯨大頭鯨和老白鯨在一起了，而小白鯨和匹諾曹則很快的到大洋裏去，探尋錢財去了。

第十一章 匹諾曹明白了海流

小白鯨和匹諾曹很快地游去。他們渡過一個海峽，穿過一條運河，把美麗的陸地離在他們後面，最後，大膽地進入了大海洋。他們從不停一停。

當月光照着時，他們在海面上游。倘然天色昏黯，海豚便深潛入海底。這兩位朋友在海底裏也有着充分的光亮。大水母和翻車魚把水底照得光亮燦爛。稀奇的海裏的燐光也時常幫助他們找得路徑。匹諾曹聽得小白鯨解釋這個燐光的原因，很覺滿意，雖然在初時，他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旅程很是平安，並且沒有什麼困難來煩擾這兩位小英雄。

「小白鯨，那一帶黯藍色的水是什麼？」匹諾曹一天問。他指着一帶寬闊而黯藍色的水，這和海洋的淡藍色有着顯然的區別。

流動的。那條流水正像一條江河樣，在兩個山谷之間流着。兩種水決不混合起來。你可以試一下，海洋的水比了灣流要冷得多。」

「但那有什麼用處呢？」



當月亮光照着時，他們在海面上游。

「那個麼？那是叫灣

流，」小白鯨回答說。

「灣流？你說什麼？」

「在海中的水流？水在水裏流哪！」

「是的，這當然都是水。但是海洋的水和海灣的水是有不同的。海洋的水是靜止的，海灣的水是



匹諾曹很高興看這些銀白色的小動物。

「那當然有很大的用處的。這條海流把溫暖帶到北方的寒冷地方去。牠涼爽着赤道一帶的熱國。沒有了這調節的海流，許多國家中的生活，將感到不愉快了。」

「哈啦，那末海中也有起江河來了！」匹諾曹叫着說。他對於這方面懂得很少，所以他還還是少說一點的好。

那天中午時，海裏充斥着無數的鯡魚。魚兒到處都有，把我們這兩位旅行家包圍住了。匹諾曹很高興看這些銀白色的小動物。

不一刻，鯡魚多得使小白鯨游動大感困難了。這些溫良的小動物，看見匹諾曹很歡喜他，就一點不想離開。過了一會，鯡魚愈來愈多，多得



鱒魚身長約一尺，原住外洋，早春才結羣游到近海來產卵；每條魚可產四萬至十萬個卵。漁人乘這時捕牠，肉可喫，還可製油。

使海洋看來像一海的銀子，而不是水了。匹諾曹和海豚倆被牠們無情地推擠着。

「我真要悶死了，」匹諾曹咕嚕着說。是的，他是咕嚕着說的。倘然他把嘴一張開來，一條鱒魚便能很容易地滑進口去，這可不是有趣的事。

小白鯨到後來看到那鱒魚愈來愈厚，像一垛石牆了。他便把尾巴用力擺上幾擺，游上了水面。

「啊，現在我能夠透氣了！」匹諾曹說。「在這個魚世界裏，我真要悶死了。」

夜來了，天色很暗，我們這兩位朋友開始想睡了。即使他們還想向前游，可是要從這許多的魚兒中穿過，也是不能呢。太陽剛昇起來，匹諾曹便張開了眼睛。他在他的游水馬背上，睡了一晚的甜覺。他向四周一看，不禁驚奇地叫了起來。「小白鯨！快醒來！」他叫說。「看呀！昨天我們在銀海裏

游。今天我們在牛奶海裏飄了。」

這倒確實是事實。現在是一點鱈魚的影子也沒有了。但是眼所能見的，卻是一片濃重的汗水，白得和牛奶一樣。

「啊，多美麗呀！」匹諾曹叫說。「現在我要喝多少牛奶，就有多少了。這看來是很好的。」

小白鯨已醒來了，但是他不說一句話。他要看匹諾曹怎樣的舉動。木偶自以為是對的，便照着所想的，彎下身去喝了一大口的牛奶。但他剛喝到口，面上就歪纏成個鬼臉。

「怎麼這是鹹的？」

「當然是鹹的。海水鹹的你還是第一次曉得麼？」

「但這個可不是海水。你看這多白，看來像是牛奶。」

「你知道爲什麼是這樣麼？海水看來像白，那是因爲昨天鱈魚們留下的魚蛋啊！」

「魚蛋牠們一定有好幾千麼？」

「是的，有好幾千百萬呢。」

「那末海裏不是將被鱈魚塞滿了麼？」

「匹諾曹，那倒不必擔心。你祇要想到海裏的那許多大魚，牠們都是吃這些蛋和小魚爲生的。牠們能夠一吞便是幾百。海是很大的，足能容納得下全部的魚，更多一點也能夠。你看見的魚不是以爲很多了麼？」

「昨夜我們看見的，當然很多。」

「這是一夜如此，而不是每夜都是那樣。你已經見到，鱈魚是一大批一大批的旅行的，我們昨夜遇見的祇是牠們中的一個羣。」

兩位旅客在牛奶海裏游了許多時候，才游出來了。

忽然一根長尖的平背的刀，透出了水面。這東西看來像柄劍，匹諾曹當然真的把牠當做劍了。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問。「一個大兵在海裏打仗麼？這東西是他的劍麼？」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倒不好怪你看錯了。這東西看來實在像個劍。」小白鯨說。「這是一條魚的長上顎骨，歐洲人就從這上稱牠做劍魚。中國日本等處叫牠旗魚。這個東西很堅硬，牠使用來做抵抗比牠更大的動物，防衛自己的武器。我希望牠不要來游近我們。」

總算運氣，牠並沒有游近這兩位朋友。劍在水中不見了，兩位旅客繼續趕他們的路。

「我現在要潛下水底裏去，看一看我們在那裏了。」小白鯨說；匹諾曹立刻

着問。



旗魚又名羽魚，身長一丈三四尺，是海洋中的一種很兇猛的魚。牠的上顎很長，約三尺，還很鋒利。常用來刺別種魚，或刺船底。兇猛如沙魚，往往也死在牠手裏。牠很能游泳，雖風浪險惡，也能游在水面。肉淡紅，味很可口。

「但他們也行動，好像是活的呀！」
「那末海綿難道不是動物麼？」
「真的！你以為是麼？」

覺得自己已經在海底了。木偶總是那樣好奇，這邊看看，那邊瞧瞧的向四周看着。

他看見幾個杯形的東西，附着在岩石上，便伸手想去拿下來。那些東西看來很軟，全身都是小孔。但是匹諾曹的手一觸及牠們，那些小孔便不見了，杯子卻緊牢地黏貼在岩石上。
「啊呀，真對不住！」匹諾曹說，「我還以為你們是些海綿呢。」

「牠們倘然不是海綿，那又是什麼東西呢？」小白鯨笑

「是呢。海綿不但是是一個動物，而且是許多動物生活在一起的，你知道有個東西躲在那個杯形的海綿裏，過着舒服快樂的生活麼？」



海 綿

「是什麼動物？」

「是珍珠貝。」

「真正的麼啊！你想我能得到幾個麼？我知道珍珠是多麼的寶貴。牠能夠使我發財呀！我能夠買屋子買馬買汽車——啊，哈！」匹諾曹跳起來在沙底上跳着舞。

小白鯨笑着。

「你可以試試看，你或者會交好運。」

匹諾曹也不等問一個詳細。他在每一個能夠觸到手的海綿裏，找尋着。結果，他找得了很多的貝殼。

「現在應該怎麼辦了？」他問。

「你應該把牠們打開，看看裏面有沒有珍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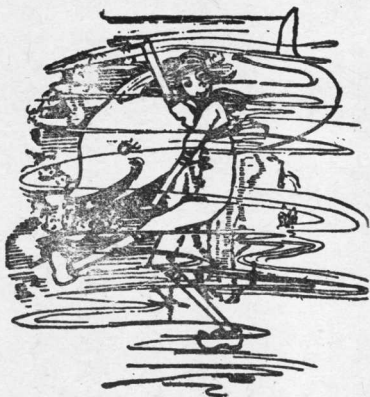
「打開來有什麼用？你說過這些都是珍珠貝。我要把牠們帶去，以後再開牠好了。」

「但你要知道，牠們中有許多是沒有珍珠的。」小白鯨繼續說，他打開了一個貝，這個就沒有。但是你看見殼裏壁塗着的許多色彩麼？這是從那個軟體動物的體中來的。東西牠名叫珍珠母。當珍珠貝開放牠的殼時，有時一粒細沙會掉進殼去。珍珠貝是不喜歡這粒沙的，因為沙要弄傷牠，但牠又不能把那沙粒丟出來。於是牠便把這個從牠體內出來的珍珠母，塗在沙粒上。這小沙粒完全被塗沒時，我們就有一粒可愛的珍珠了。」

「誰會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一回事麼？」匹諾曹想着，着手做了。他馬上抓來了許多的珍珠貝，但他一一打開的時候，他祇找到很少幾顆小珍珠。

「匹諾曹，到這裏來。這角裏你可以找到更好的運氣。」小白鯨領他到一個岩石角。
「你向這裏望進去。」

匹諾曹又搜尋着，一回兒，他腳邊便放着許多待打開的貝殼。他無情地把那些可憐



“這角裏你可以找到更好的運氣。”

的小動物，從他們的家裏抓出來。他的搜尋一完，便丟棄在一旁。沙地上傾刻間便丟滿了已經死的和垂死的屍身。

「可憐的小東西呀！」小白鯨說。「牠們給了你珍珠以後，你就應該這樣對待牠們麼？你不能更當心一點麼？」

匹諾曹有一個善良的心，但他祇是沒有頭腦。現在經小白鯨一提，便去改正他剛才做的錯誤了。那些祇受了輕傷的，他把來重放進殼裏，而把其他的吃掉，這樣便結束了牠們的痛楚。

這個工作做完後，他繼續做他搜尋珍珠的工作。不一刻，他有了一小堆美麗的珍珠了。其中有幾顆是大的，幾顆小的，有些圓的，另一些形狀像一滴水。

在色彩上，那些珍珠也各有不同。差不多全部是白的，有幾顆帶一點淡紅，很少的幾顆灰色，而一顆則是全黑的。

「好了，匹諾曹，你已有了很多有了這些珍珠，你便能像皇帝一樣的富貴了。來吧，我們應該上路去了。」

但是這些珍珠，我放在那裏好呢？我最好有一個口袋，或者一隻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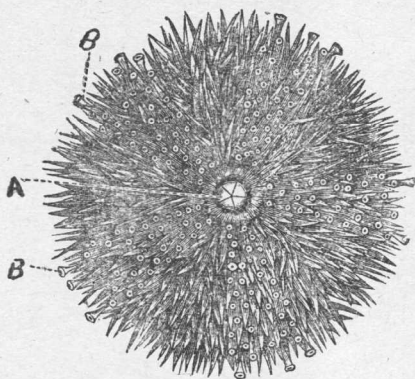
「那倒並不難的，我們四周圍找一下看。」

海豚游了一轉。他就攔得並不久，一回兒便回來了，拿着一個小東西給匹諾曹。這是個立體形的東西，並且好像一隻西洋鏡。

「朋友，你要的盒子來了。」他說。

「噯，這是什麼？」匹諾曹看着那東西問。這東西是硬而黑的，使他想起了那個救過他命的龜殼。

「這東西從前是條魚。」



海膽：A，口；B管足。海膽是種棘皮動物，皮上生滿水管，像個刺蝟。這水管是牠用以呼吸的。皮內有殼，直徑約一寸，住在海濱岩礁的凹處。

「那個盒子是條魚？」

「確實是的。現在這東西祇是那魚的殼了，但從前是有條魚住在裏面的。這東西名叫做海膽。這個盒子就是幫牠來防護自己的。你注意到牠是多麼硬麼？」

「啊！這海真是個稀奇的地方呀。從前我很討厭牠。現在我願意成爲一條魚，能夠永遠的住在海裏了。」

第十三章 匹諾曹到北極

旅程是很迅速地向前進行着。藍的天和綠的地都不見了。彩色的魚不見了。海和天是一片暗灰色爲什麼會這樣子？因爲我們這兩位朋友已經到了寒冷的北極了，北極是有好許多月份沒有一點太陽光照的。

雖然，還算運氣，現在春天已經開始了。太陽每天祇露一刻兒面。並且露面的時間，天天在加長了。到了夏天，那邊的太陽竟連半夜也照着的。

寒冷是很嚴重。匹諾曹穿了件皮衣，這是槌海豚給他的，但他仍冷得幾乎凍結起來。小白鯨也受到嚴冷。

「我們倘然深潛入海底去游，便能冷得好一點，」小白鯨說。「那裏比此地要暖和一些。」

好。



“我要先看一看那個島。”

「請稍等一等，」匹諾曹

懇求着說。「我要先看一看那個島。」匹諾曹用手指着一座還十分遠的高山。那個山白得像雪，高得好像觸及了天。

「喔，你要看看那個島麼？」小鯨魚吃吃地笑着說。「那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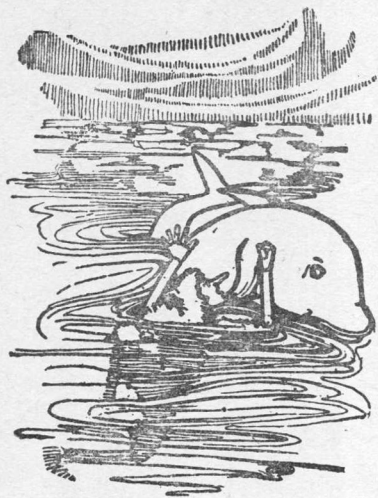
「是的，那個島看來很古怪，不是麼？我正在出神着想。那個島上有人住着沒有？」

「也許有吧，我們等一會兒就知道。」

這島似乎已經聽得了匹諾曹所說的話。說也奇怪，牠游過來迎接海豚和他的朋友了。和這島一道來的，還有兩個。

麼島！

「小白鯨呀！小白鯨呀！救命救命！」他叫着，害怕着，失掉了他的朋友。



“小白鯨呀！救命！”

再來得近一點，那我們的旅程就
可在此結束了。

他這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起
了一陣可怕的巨聲。那聲音大到
可震聳耳朵。匹諾曹覺得被震跌
下他的水馬的背。他再張開眼睛
的時候——他受到驚嚇時，總把
眼睛閉起來的——那裏還有什

「看呀！看呀！」匹諾曹叫着。「北極的島會跑的呀！這真有趣極了。」
「是的，你看，他們正在散步。」小白鯨回答說，他自己也覺得好玩。「但倘然那些島

「我在這裏來呀！」

木偶很快地游到海豚那裏，爬上了他的背。

「請你告訴我，那些鳥怎樣了，好不好？我們是不是已到了神仙界裏來了麼？我從來沒聽到說陸地會像這樣的，一霎眼就消滅了！」

「親愛的匹諾曹，那些並不是鳥啊。牠們是叫冰山。這些冰結成的大山，互相碰撞時，便碎成冰塊了；」小白鯨指着浮在海面上的無數冰塊。

第二天，匹諾曹看見了另一件奇事。在他之前，眼所能及的遠處，有一座冰的城市。什麼都是平坦的，一切都是雪白的。

無限大的景色，雪一般的銀白，他向任何一處看，觸目都是。

冰的大山，可在遠方見到。並且看來真稀奇，冰是那樣的清澈而透明，好像玻璃。太陽照在上面時，晶光四射的放出虹一般的光彩。

匹諾曹真以為是到了神仙界裏了。但他正在看着時，忽然起了一陣猛風，冰山便倒

了，震出聾耳的聲響。

後來，小白鯨想還是游在深水面下，來得好些。他害怕着在這些冰山之間，丟了性命。兩天之後，這兩個孩子已繞着大西洋北部格林蘭島的南角了。在這島的沙岸上，他



海豹是一種哺乳動物，體長四五尺，海陸都能住。身上有短毛，皮光滑，能避水。倘捉住了養起來，亦易馴，並能受人指揮演戲，外國馬戲班裏，常有馴海豹演戲的。

們看見一大羣的動物那些動物的身子，是圓而臃腫，各個的頭都很小，有兩個小而亮的眼睛。在我們生手的地位，牠們有着看來像很粗壯的鰭。

這些動物叫做海豹。牠們的身子滿蓋着紅褐色皮的皮毛。牠們躺在沙上，享受着陽光的溫暖，小海豹正在互相追逐着玩，也晒着太陽。

匹諾曹倒沒有加以注意。但忽然間，水中又爬出了另一羣的動物。那些新爬上來的，和海豹有些不同，但牠們是屬於同種類的。

牠們的毛皮差不多是黑的，而不是棕色的，牠們的頭比較大些。牠們是叫海象，嘴裏有兩隻長而厚的象牙齒伸出着。牠們看來是很兇猛的；不一回，牠們就顯出牠們的兇狠

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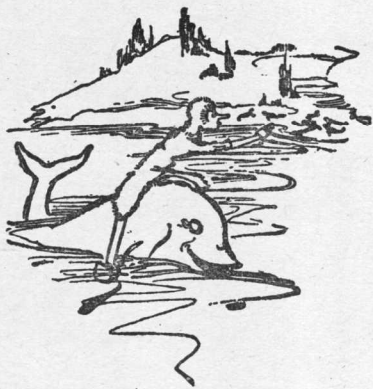
海象形像海豹，但要大出三四倍，口有兩大牙，用來鑿冰挖泥防敵。性情很強，不怕人，反結隊向人進攻。牠們常集大羣，住在冰山或海岸上，吼聲宏大，三四里外都可聽見。牠們睡時，總留一二隻做巡哨，如有危險，便喚醒同類逃避。牙質很堅，可做象牙代用品，肉可製油。

牠們看見海灘上已經給海豹們佔

據着了，牠們要佔來給自己享用，便開始用武力奪取。海豹們很勇敢的戰鬥着，但牠們怎能抵敵那些可怕的牙齒呢？可憐的受了傷的獸們，掙扎着叫着「勺丫——」

「勺丫——勺丫——勺丫！」

「你聽，牠們在叫『爸爸。』我倒從不以爲魚會說話的。」匹諾曹說。



「第一，海豹並不是魚，而是哺乳動物。其次，有幾種魚確能夠發聲的。金槍魚被捉出

水面時，會發出像小孩哭般的聲音。有些惡鬼

魚被捉住時，會發出呻吟聲。還有些別的魚類，

能夠發出哨子般的聲音。」

「你的話我都相信了，」匹諾曹折服地

說。「但是什麼叫做惡鬼魚呢？」

「喔，那是章魚的別名，因為這是種很可

怕魚類。」

海象和海豹的戰爭繼續着，但海豹立刻

被打敗了。雖然，勝利的海象也並不能慶祝牠們的勝利；因為牠們正打得起勁的時候，有

幾個漁夫悄悄的來到戰場上。不一刻，好幾個戰鬥員死了，並且被拖入漁船裏去。剩下的

幾個也就無心再戰，反而覺得很徼倖地逃下了水。

第十四章 匹諾曹找得錢財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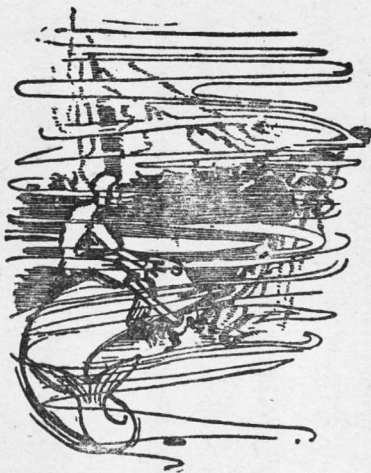
兩個孩子又行了兩個星期之久，後來小白鯨想他們大約已到了目的地了，便深深地潛下水去。

過了一回，匹諾曹一路跟着愈潛愈深的，他開始害怕起來。他們下降得非常深，甚至太陽光也達不到他們了。

「親愛的朋友，你帶我到那裏去呀？」他問。「我們倘然再深下去，便要活不成了。我們上面有那麼多量的水壓着，怎麼再能活呢？」

「不要緊的，孩子，不要怕這裏有小魚能活着，我們爲什麼就活不成？」

小白鯨指着許多可怕的黑影，在他們周圍游着。牠們都有一個圓的頭，大的黑身子，沒有眼睛，頭上有一條長的線，在水中擺動着。這條線的頭上，有一星小小的光。



「多醜的東西呀！」匹諾曹說。「牠們是些什麼東西，頭上爲什麼有小的光？」
「倘然你仔細的去，便可看出那些小東西是沒有眼睛的。所以牠們都放這些光來得到食物。別的動物被這光吸引過來，等到十分近了，牠們便會覺到；於是被引來的魚便給牠捉住而吃掉。」

「好，我們終於到這裏了。」

「海洋真稀奇極了！」匹諾曹打着呵欠說，「你想我們能睡一覺麼？我覺得很倦。」

「好的，」小白鯨說。

匹諾曹躺下沙地來，不多幾分鐘之後，兩位朋友都睡熟了。

明天清早，他們倆又預備出發了。海豚現在知道他所在的地方，便

昇上水面。游了幾點鐘之後，他已到達了槌海豚所說的地方了。

「好，我們終於到這裏了！他叫着。

「這裏？怎麼，船在那裏？」

「在那邊，」小白鯨答，指着從水中透露出來的一大塊黑影子。

「那個麼？怎麼看來那樣的烏糟？」他的話確實是對的。海中的住客佔據了船上的一

一切。船上的龍骨生滿了美麗的細海藻。艙面蓋滿了海綿。梯子已在水螅珊瑚蟲等的工

作之下不見了。

瞭望台上有幾百個海葵，伸着牠們的亮色的花冠。海膽的針，從艙門口刺出來，威嚇着過路客。銀色的魚和海星魚（即海盤車）觸目都是。沉船上住滿了各式各樣的客人。

「現在我們得趕快一些，」小白鯨說。

「很好，」匹諾曹回答說。

「我們一路來時，耽擱得很久了，此刻必須趕快些，」海豚接續說。「爸爸或許要着

急呢。我們且來找尋那筆金錢，這事辦好了，我們今晚上就能夠動身回去了。」

「很好，」匹諾曹又同意地說。

「那末趕快呀。趕快爬進船去。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好，來吧，我們一道進去吧。」

「我們一道進去？我怎麼能進去？你沒有看見那門是怎樣的小麼？你得一個人進去呀！」

匹諾曹可真不高興這意思。他立停了思索着。他的勇敢完全墜失了。要他孤零地一個人爬進那隻大黑船，那他怎麼能夠辦到呢？

「好吧，你在想些什麼？」小白鯨問。他已把匹諾曹從自己背上卸到艙門的梯口了。

「我還沒有決下意呢。我實在很高興那個單獨爬進去的主意。」

「但是你一定得進去。我是不能進去的，而那金錢我們又一定得拿。你決心了麼？我以爲你是已經自告奮勇地，要幫助槌海豚先生了。」

匹諾曹聽了這話，才下了決心。他開了門，跑下了幾步。但他又停下了脚步。

「我眞的一定得下去麼？」他問。

小白鯨可不耐煩了。他不禁說——

「倘然你不趕快跑下那船，我便不帶你回去！」

「噢，我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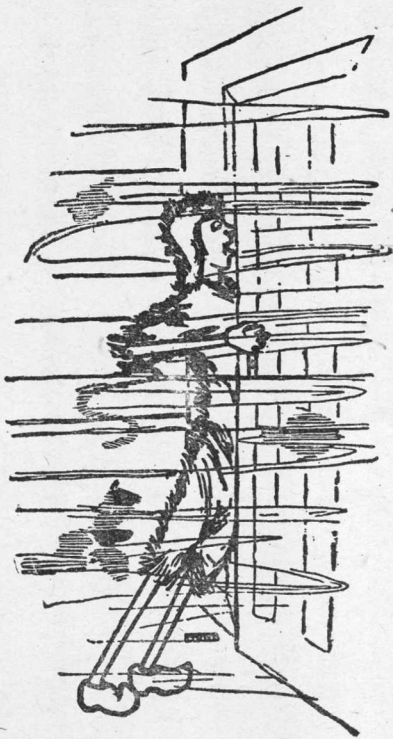
「你記得槌海豚的話麼？在梯子的底下，有一間大房間。這房間的一端，有一個通到船長室的門。在船長室的一角，你可以找得兩個箱子。錢財就在這兩個箱子裏。再會，祝你運氣好！」

匹諾曹很緩慢地跑下去。總算運氣，他四周有幾條太陽魚（翻車魚）在游着，給了他一點光。

他到了梯子的底下時，看見前面有一間大的四方房間。壁上有着長條的狹洞，像一排廚房的架子。這顯然是從前水手們的住宿處。但對於匹諾曹，這些東西是個不可解的

謎。

頂很高，是玻璃做的。這使房間裏比了梯畔來得亮些，匹諾曹因此膽壯了些。



“我的鼻子可一定要掉了。”

在房間的一端，有一個狹小的門。匹諾曹跑到門邊，要想打開牠。可是門雖沒有上鎖，仍打不開。這似乎有什麼人在門後，緊緊地推住着。木偶推着，踢着，和門拼着命，最後他開

成功了，他祇能在門隙處放進他的鼻子。

但他剛把鼻尖伸進去，立刻被緊緊地軋住了，好像夾住在老虎鉗子裏那樣。匹諾曹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拖着拉着。

「我的鼻子可一定要掉了，」他想；但他掙扎了幾回之後，他終於又恢復了自由。

「我真不懂那是什麼門背後能夠有些什麼呢？無論如何我總得有個防衛的武器才好，」想到這裏，匹諾曹便在四圍看着。

「那些架子倒可以有點用處。」

但他走近了時，你道他看見了些什麼？他看見的是一條褥子，幾個枕頭，幾張被單！

「這些東西是作什麼用的？這裏是個醫院麼？」

可憐的匹諾曹！他真是個傻瓜！

在一個角裏的地板上，他找得一雙大靴子。

「這個行得了，」他想。



“小白鯨！啊！啊！啊！”

他又去推門，這一回他能夠打得開些了。他一打開門，便把一隻大靴子瞎丟了進去。可是假使他沒有這樣做，事情或者好些哪！現在房內立刻黑暗得像漆一樣了。

「小白鯨啊啊！啊啊！小白鯨呀！」這可憐的孩子尖利地叫了起來，以為自己瞎了眼。

在梯口等着的海豚，聽了這叫聲倒嚇了一跳。他以為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了。他游到艙面的頂上，打碎了幾塊玻璃。他望向房內去，問道：「什麼事呀？我在這裏。」

匹諾曹看見了小白鯨，覺得安心了一點。

「啊，小白鯨呀！」他叫着。

「可憐的匹諾曹，你遭了什麼難呀？」

「我碰到一瓶墨水。」

「一瓶什麼？」

「墨水。我隨便丟了一隻靴子，現在房間裏弄得全是墨水了。」

「喔，我知道了。你碰到一個章魚了。」

「那是個什麼東西？」

「是個軟體動物。」

「哦，原來是那

個東西，那我一點也

不怕的。我很知道這

個的。」



烏賊是一種頭足類的軟體動物。全身只有骨一根。近肛門處有一銀色腺，遇危險時便從這腺中放出墨汁，把海水弄混，乘機脫逃。我國沿海很多。四五月間漁人捕之，在菜場上出賣；肉很好喫。



章魚是海中可怕的動物，全身都是筋肉，無骨。皮內有色素的小胞，所以能時時變換顏色。頭部有觸腳八條，有長至十多尺的，很強壯有力，能用來捉魚吃。遇敵時，也能像烏賊那樣的放出墨水，乘機脫逃。

「但這不是那種東西呢，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種軟體動物，牠是烏賊魚的近親，但比烏賊大許多。有些竟長到十五至十八英尺的。」

「啊！」匹諾曹顫慄着，向四周看望。

「不過，在船長室裏的那個章魚，一定是很小的。倘然我和你在一起，那我立刻就可救你出來的。我們海豚碰到章魚和烏賊，真是最好沒有的食品來了。」

「那墨水又是什麼呢？」

「墨水是這種軟體動物，用作防身武器的。當牠們被追逐着，或在危險中時，便放出這種墨汁水來。這樣，墨汁把水弄混了，牠們也就能乘機脫逃了。」

「我會被牠弄死麼？」

「你祇須不走近牠長臂膀所及的地方，你就沒有什麼的。」

「哦，我現在知道了，那握住我的可憐的鼻子的，一定是牠了。我的鼻子現在還在痛呢。小白鯨你得告訴我，這個東西看守着錢財，我怎麼能拿到呢？我們還是放棄了吧。」匹諾曹要走到梯子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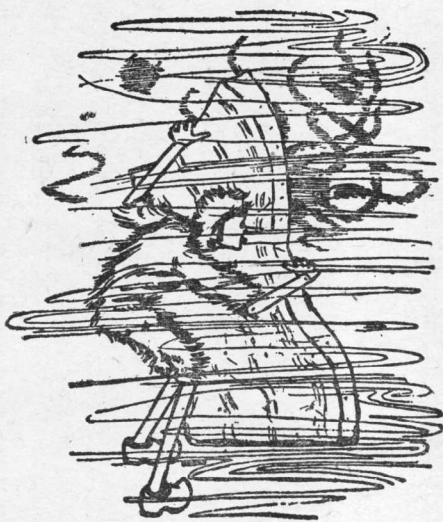
「你的勇氣爲什麼這樣可惜呀！喫辛喫苦的到了這樣的地步，你難道到最後的一刻，會把全功盡棄麼？」

匹諾曹並不回答，但很慢的一步步跑回去。走過寢牀時，他拿了一條大褥子。他把大褥子遮在前面，走向半開着的門去。

大房間裏的水，已混進了船長室，所以現在並不十分黑了。木偶很小心的從褥子邊張望出去。

在房間的一角，蹲着那大烏賊或章魚。雖然小白鯨曾說牠並不十分大，但仍是非常醜陋的。

你想那個巨大的頭，軟軟的像橡皮，還有兩個大眼睛，骨碌碌的釘着你。你想那個頭



木偶很小心的從罅子邊張望出去。

和圍着頭的八條長而粗的臂膀。怪不得匹諾曹要想向後轉開步走了。

變成櫻色，最後現着紫色的斑點。匹諾曹真不知道究竟怎麼來的。

那怪物一刻不停地動着，伸出彎進地動着牠的許多條膀子。牠的一條膀子裏捲着匹諾曹丟的一隻靴子。牠的大身子時刻變換着顏色。初時牠是白色的，接着變成灰色，後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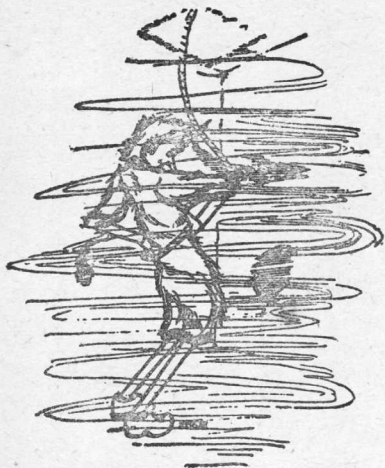
「我的親愛的墨水瓶，你當然是很醜的囉，」他想。

「噢，我爲什麼老站在此地？我爲什麼不把牠殺了呢？哈哈，我勇敢の木偶要來了！」匹諾曹很慢的跑向那章魚，但太靠近那些臂膀。後來他突然的一跳，把褥子置在那捲曲的一堆上。他緊緊的把牠壓下去，揪住在那裏。

那些臂膀掙扎地捲曲了許久，到最後也就不能動了。這孩子再等了一些時候，大約那東西確實死了，才停手。

那褥子他仍把來留在章魚的頭上。不但如此呢，他還跑回來拿了另一條褥子，壓在第一條的上面。他想這樣那章魚便動不來了。最後，他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動手取那箱子了。

是的，你看，那懶木偶真的動手做了。他把那些箱子一隻隻地拖到外面的大房間裏，然後叫着小白鯨說：「小白鯨，錢箱來了。這樣重的箱子，叫我怎麼能夠拿上梯子來呢？」小白鯨便放下一條堅固的繩索，這是牠帶來的。匹諾曹把箱子繫住，海豚一隻隻的都吊了上去。



「小白鯨，把繩索再丟下來呀！」
「幹麼？那裏有三個錢箱麼？」
「你放下來得了。」

繩索碰到了地板時，匹諾曹把來圍住
在自己腰上繫住了。

繩索碰到了地板時，匹諾曹
把來圍住在自己的腰上繫住了。
「好，拉罷！」他叫着說。

小白鯨拉着，匹諾曹一回兒
便拉上艙面了。

「我真不願意從這些灰黯
的梯子上來呢，」他看着小白鯨
驚異的樣子狂笑。

第十五章 海狼和鯨魚的戰鬪

他們倆終於成功了。那些錢財是他們的了。現在祇要把那筆錢拿回給槌海豚便得。

「我們此刻就出發罷，」小白鯨說。他是急着要見他的爸爸。

「好的。不過請先給我喫點東西好麼？」

「那你喜歡喫一點葡萄麼？」小白鯨很柔和地問。

「好了，不要無端的把我的口涎水弄得淪出來罷，」匹諾曹回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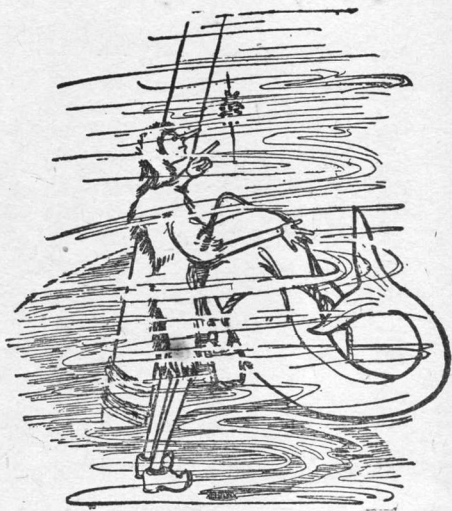
「我是好意呢。你真的喜歡吃葡萄麼？」

「先拿給我看，然後再回答你。」

「那末你跟我來，不相信的朋友啊。」小白鯨一邊說，一邊把匹諾曹領到一支桅杆

邊，說也奇怪，那桅杆並沒有水螳珊瑚蟲等佔住着。有一球看來很像紅葡萄的東西，掛在

「那好極了。我要把這種可怕東西都殺掉。」匹諾曹立刻喫了一頓好點心。點心吃完了。小白鯨把珍珠盒還給匹諾曹，因為這是匹諾曹交他保管的。海豚便把兩個箱子繫住在背上，兩位朋友預備出發了。



“那是什麼？”

一根細的線上。

「那是什麼？」匹諾曹祇能

問了。

「你不知道麼？那是海葡萄

呀，吃罷。」

「但我要你先告訴我那是

什麼東西。」

「那是烏賊魚的蛋，是你今

天碰見的章魚的近親。」



祇見平靜的海上，噴起兩高柱的水。

他們又經過了那海豹們曾經打過架的海灘。現在那裏全是人。着了。有幾個人正在剝那些可憐動物的皮。另一些人正在從牠們的身子裏榨出油來。還有一些人正在把皮鋪在沙地上晒。

這兩位旅行家又來到北極海裏了。他們在這裏看到一個大變動。冰山是融了，海面充塞着浮游的冰塊。

最後，他們一路平安地回到了暖洋裏。他們祇行了幾哩路程，匹諾



曹忽然聽見他後面有一陣大的聲響。兩位朋友都回轉頭去，祇見平靜的海面上，噴起兩高柱的水。

鯨魚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小的身長六七丈，最大的長至五六十丈。牠全身無毛，幼時有齒，到長成時，齒脫落，代以鯨鬚，幼魚吸乳汁爲生，常常出水面呼吸，頭有二孔，呼吸時噴出兩柱的水，高丈餘。肉內多脂肪，可製油，爲工業上的重要品，每捕獲一條，價值萬餘元。

「是鯨魚呀！小白鯨叫起來。」

「呸，那裏是什麼鯨魚！」匹諾曹回答說，他時常會忘記他的見識是如何的少。「你沒有看見這是個噴泉麼？一個動物怎麼會把水噴得那麼高？」

「但這確實是鯨魚。你還祇第一次看見鯨類動物的呼吸呢。」

「你也是一個鯨類動物。但我看你頭上祇有一個孔，噴出的水也很低。」

「是的，我們是鯨類動物，但我們不是鯨魚。鯨魚的特點，就是有兩個呼吸的孔。」

「啊呀！那怪物的聲音可真響啊！」匹諾曹說。「倘然牠游近過來，那我們便要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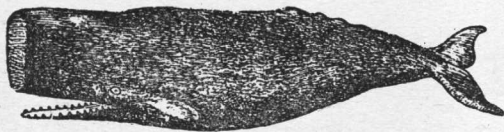
「不要怕，匹諾曹。鯨魚雖然是個大動物，但你倘然不去惹牠，牠也安然無害的。牠甚至還很膽怯的呢。你不要以為牠的嘴大，就會得喫大動物。牠的嘴雖然大，但喉嚨可小極了，祇能吞些很小的魚。倘然碰到了抹香鯨，那我們便該得害怕的。」

「什麼叫抹香鯨呢？」

「這是一隻巨大的鯨類動物。牠的一個呼吸孔和牠身體的大小，都可以從一條普通的鯨魚來說明牠。牠的頭特別的大，牠的嘴真可怕，有許多尖利的大牙齒。」

「那末這條鯨魚沒有牙齒的麼？」

「是的。牠雖然沒有牙齒，但牠的上牙牀至少排列着七百塊硬角質的板。這些角質板有時長至十二至十五呎。鯨魚要吃的時候，牠便把大嘴張開，然後含了一口水把嘴閉住。口中的水從那些板中濾過，幾百條小魚便在那裏捉住，鯨魚可以在空暇的時候，吃牠的飯了。」



抹香鯨的頭特別大，佔全體四分之一，全身長二三十丈，上顎無齒，下顎有五十六枝大牙齒，很堅硬，能做象牙的代用品。顏色像供佛用的抹香，故名。

「好利害的一頓飯呀！」匹諾曹叫起來。「你再告訴我：為什麼有許多的鯨魚，都給捕鯨夫捉去你剛說牠們是無害的，怎麼又被殺呢？」

「那是因為牠值錢的緣故。我剛說過的那些角質的板，就是所謂鯨魚骨，可當象牙用的。鯨魚的大舌頭能夠熬出許多桶油。很多的脂肪能從鯨魚的身子裏製出來。這些東西世界上都有很大的用處的。」

「那末你剛說起的別一種鯨魚，那生着可怕的尖牙齒的鯨魚，是怎樣的呢？」

「你說抹香鯨麼？那東西才可怕哩。用了牠的大嘴和尖牙齒，就什麼東西都能吃。海豹，海豚，甚至那可怕的鯨齒沙，倘然游近了牠，也會傷失性命。牠是非常兇殘的。」

小白鯨和匹諾曹正在說着話時，那鯨魚游近來了。木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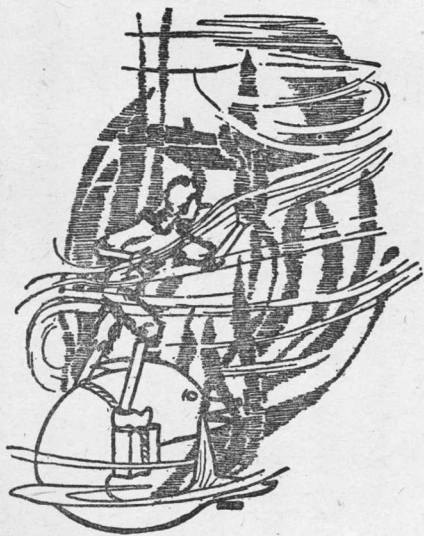
看見一個小的黑東西，爬在牠背上。
「那是什麼？」他問。



水中忽然伸出一個黑色的頭和身子。

「那是鯨魚的孩子。鯨魚都是很慈愛的媽媽。因為小鯨魚是疲倦了，所以牠媽要駝牠了。」

水中忽然伸出一個黑色的頭和身子。那東西像一支箭般的，射在那可憐的鯨魚身上。祇見牠的大口一張，便從鯨魚的身上咬了一大塊的肉，然後沒入波浪中不見了。



匹諾曹立在小白鯨的背上，給他把藻葉遮掩起來。

「啊，可憐呀！是海狼呢！」小白鯨叫起來，慌忙向四周找尋躲避的地方。

「什麼是海狼？這名字並不怎麼可怕呢。」

「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鮫齒沙。牠甚至比了鎚頭沙（即雙髻沙）還要可怕呢！我

們趕快逃開吧！」小白鯨氣喘

吁吁的說。

「但我們逃了，海狼會追

我們的呢。」

「不錯。我們找個地方躲

一下吧。喔，在這裏，有了！我們來

躲在這些海藻中吧。」

牠們近旁有一棵大海藻。

牠的葉叢中可以做一個安穩

的躲避地方。匹諾曹立在小白鯨的背上，給他把藻葉遮掩起來。一回兒，他們倆已躲得沒人瞧得見了。

「好了，我們這裏安穩了，」海豚說，他透了一口得救的氣。

「還有，這裏看起來多好呀！」匹諾曹一腔孩子氣的，要看這一次的仗打得怎樣。

真正的，離那裏不遠，兇惡的戰鬥正在進行中呢。海狼現在攻擊小鯨魚了。這使得那母親非常憤怒起來。她要想用她的尾巴去打那鯊齒沙，但已經來不及了。那海狼的嘴，生着四百顆尖齒的嘴，已經把小鯨魚的身子上咬下了一塊肉。兩條鯨魚的血直流出來，形勢看來似乎鯨魚方面支持不下了。

這時，第二個黑東西忽然又出現了。牠和鯨魚一般的長，但更來得大。牠的頭特別大，頭頂上祇噴出一柱很高的水。

「抹香鯨！那是抹香鯨呀！」小白鯨顫慄着說，匹諾曹看來，這海豚的臉色也駭得發白了。

這倒一點不錯，正是那可怕的抹香鯨呢！牠看來似乎一點不怕那打架的情形，反而張大了牠的嘴——這樣大的嘴呀！——加入戰團了牠的大牙牀骨祇一咬，海狼的尾巴

便被咬掉了。



一柄長刀樣的東西也出場了。

接着，似乎這場架打得還不兇，一柄長刀樣的東西也出場了。那刀形的兩邊，都生有尖利的牙齒形。刀後面是一個黑的頭。這位新來的是鋸沙魚，是來看熱鬧的。但牠也加入戰團了，一點不煩難地，攻擊這個，攻擊那個。

即使那抹香鯨也逃不了那柄可怕的鋸子。一條條長的創傷，立刻從牠的身上撕裂出來。祇聽得一片淒慘

的叫苦聲。海成爲血海了。

最後，鯨魚看到她倘然再留在那裏，將喫大虧了，便飛快地偕了她的孩子，一溜煙的游開了。

雖然鯨魚是去了，戰鬪還是兇惡地繼續着。海狼和鋸沙雖然是同類，大家都是沙魚，卻是死對頭。牠們把抹香鯨丟在一邊，兩個大打起來。但海狼血出得太多，力乏得不能久戰。抹香鯨看到自己被拋開了，便攻擊起鋸沙來。那鋸沙像電閃般快的，立刻潛入水中，而在抹香鯨的大身子的另一邊出現了。抹香鯨沒處出氣，轉去攻打海狼，祇一回兒便把海狼的頭咬了下來。

抹香鯨滿意了。牠離開了戰場，身上帶了二十處的傷，血汨汨地流着。現在祇剩鋸沙大獲全勝了。他雖也受了創傷，但很輕微。牠很得意的把海狼當了一頓盛餐。

海豚現在想可以逃走了。他便游出海藻叢飛快地逃跑了。

可憐的匹諾曹祇能靜靜地坐着，東張西望的。他怕任何時刻會碰見一位鎚頭沙，海狼或抹香鯨，在他們之前出現。

「啊，可怕呀海真可怕呀！他想。」

第十六章 小白鯨不聽話幾乎傷了命

匹諾曹找得了爸爸

拚命的游了許多時候，小白鯨漸漸疲倦了，使牠不得不停下來。

「我要休息了，」他對匹諾曹說。

「很好，我也要休息一下呢，」木偶回答說。

在他們之前，有一大塊黑暗的東西。從海裏看過去，這好像是一帶陸地。但到近旁一看，這東西不是別的，原來是一塊高的岩石。

這一長條的岩石和一個小島的海岸中間，隔着一條長而狹的水峽。小白鯨游到那水峽裏，讓匹諾曹跳上岸去。

「剛才海裏的戰鬥，真把我駭昏了，」匹諾曹對他的朋友說。「我一定得吃一些東

西，恢復我的力氣。但周圍一點東西也沒有。我吃點什麼好呢？」

他的最後一句話，給從水峽裏起的輕哨聲阻斷了。哨聲第二次又起了，接着第三次第四次的響起來，我們這兩位朋友回過身來，祇見許多大的臃腫的黑身子，從水中爬出來。牠們都很費力的爬上岸來。

匹諾曹立刻就認出牠們來。那些都是海龜，這種稀奇的哨聲，正是牠們發出來的。海龜們爬上了海岸後，便伏在沙上，在太陽光中擺動着頭，閃着眼。

「你說你要喫點什麼東西好，你看見那邊沙上的大洞麼？你到洞裏去找，一定能夠在洞裏找得幾個海龜蛋。那蛋會供給你吃一頓精美的好餐的。」

匹諾曹是不需再教他第二遍的。他立刻去了。祇一回兒，他的手裏拿到了兩個大蛋。

「趕快吃。我們要繼續趕路，一刻也不能放鬆呢。」

「親愛的小白鯨，請等一等，我真不知道你爲什麼要這樣的急。」

「爸爸叮囑的，路上沒有必要就不要停留。那就是我所以要急急的原因。」

蛋呢？」

「哈哈！那是我的祕密。那天我在船裏，我找到一隻鐵匣子，上面寫有『火柴』的字樣。我拿了，但沒有打開看過。這裏的一個就是。」匹諾曹把一個關得緊密的小黑盒子，給海豚看。

「現在我要用這火柴了。你要看我生起火來煮蛋吃麼？」



他的手裏拿了兩個大蛋。

「是的，我知道；但你此刻可必須等我一下。我自從和你們在一起以後，一直吃着生的魚。魚類和軟體動物，軟體動物和魚類，總是那麼一套，吃得真厭煩。今天我可要吃一頓煮熟的蛋了。」

「煮蛋？怎樣煮，在什麼裏頭煮

「好，好，你去幹你的吧。但你這不聽話的孩子，你得趕快點呀！」

一回兒，匹諾曹已生好了一個火。

「我把什麼來放水呢？」木偶想。

他四周圍找尋着，在不遠處，他看見一個巨大的空龜殼。

「小白鯨！」他叫着。「你來呀！你高興給我來吹這火麼？我不想使這火熄掉，我還要把那龜殼去取點水來。」

「但我不能爬出水來的，」小白鯨回答說。

「不，你能夠的。你來！祇要使你十分的靠近水好了。你這兩棲類是能夠暫時離一離水的。就趕快來罷！」

「但槌頭鯨先生叮囑我不要離開水的。」

「離一次，打什麼緊！」

最後，小白鯨也就肯了。他想，祇不聽一次話，不見得有大害處的。

匹諾曹急忙的跑去了，祇一會，他取了一滿殼的淡水回來了。「呵，那池水真好極了！」他對他的忙着吹火的朋友這樣說。「現在好吃一頓美餐了！」

蛋是立刻煮熟了，匹諾曹當然是很喜歡吃的。

「這一頓真吃得鮮美極了，我可以海角天涯的去跑也不怕了，」他吃完以後說。兩位旅行朋友便想回海去，但小白鯨恐怖地叫了起來原來那水峽裏一點水也沒有了。峽底的亂石子也可看見了，峽底之外的斜岩石也露出來了。

「潮水！」小白鯨叫着。「我忘記了潮水可憐呀！我完了！」

「什麼一回事？」

「你沒看見水已乾了麼？潮水已退去了！現在叫我怎麼回到海裏去呢？潮水重來之前，我便將乾死了。啊呀，我將不能再見我親愛的爸爸一面了！」

小白鯨說着話時，呼吸開始困難起來，感到極大的痛苦了。

匹諾曹不懂什麼叫潮水，但小白鯨所說的死卻知道的。「這都是我的不好，」他哭着，搔着頭。「倘然他死了，可憐呀！我將怎麼辦呢？我一定得想個救他的法子。」

小白鯨現在活氣也少了。他躺在沙上，眼閉着，沉重的呼吸着。匹諾曹連跳帶躍地，跳上了岩石崖頭，他的面前是那大的海。

「最好能在這個岩石裏鑿一個孔，」他想。

似乎是爲了答覆他這個要求，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在他面前出現了。這是根白的螺旋形的桿子，約有六呎長。在桿子後面，匹諾曹看見一個圓而灰色的頭，有黑色的斑點。那動物的桿觸到岩石上，使石頭都震動了。我們這位小英雄突然生出了一個主意。

「喂，勞駕，」他叫着，「你願意和我說一刻兒話麼？」

那個巨大的動物，約有十八呎長，把這孩子全身看了一遍。

「你這人類中的小把戲，你要什麼？」他驕傲地問。

匹諾曹謙卑而迅速地把他可憐的遭遇講給他聽。

「這是我的不好，才把他弄成這樣子的，我要設法去救他！」他說着。「你的樣子很強有力的，請你用你的那根牙齒，把這岩石撞牠幾下子好麼？我知道你一定能夠擊碎牠的。」

對於這個懇摯的請求，一角鯨（這是那隻動物的名字）很高興了。他似乎同情地看着匹諾曹。

「第一」他回答說，「在我幫助你之前，你得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的，先生。不過請你趕快點；不然小白鯨便要死了。」

「孩子，不要再打斷我的話呀！第一，我幫助了你之後，你怎樣報答我呢？」

「我什麼東西也沒有，先生。我倘然有東西，我是很願意給你的——我希望我有點什麼東西——但我什麼東西也沒有。」

「我是不高興無事忙的再會了！」一角鯨說。「噢，喂，你手裏那個盒子裏面是些什



「回來呀！回來呀！」

「再會！」

「珍珠麼？好極，就把這給我罷。我要這個，我祇要這個，就可以應許你的請求了。怎麼，不肯麼？」他問，看見匹諾曹搖搖頭。「那末也好。」

「回來呀！回來呀！」匹諾曹叫着。「祇要你趕快救小白鯨得了！」

他不再說一句話，便把他的寶貴的珍珠，給了一角鯨，接着飛快地跑回小白鯨身旁。

麼東西呢？那隻你想要藏起來的盒子。」

「這隻盒子麼？你不要問我，這能使我爸爸發財快樂。呵，不但這樣呢！這裏裝滿着珍珠呢！」



“來，小白鯨，來呀！”

「小白鯨！小白鯨！張開你的眼睛，親愛的朋友！你得救了！」

他還沒有說完，祇聽得一聲巨響，一大片岩石碎裂了。第二次響時，石洞更大了；再來一下時，洞大得足使小白鯨可以鑽過了。海裏的水流進來了。小白鯨聽了這大的聲響，張開了眼。他很驚奇地覺得好像完全好了。

「什麼事？」他軟弱地問。

「來，小白鯨，來呀！祇有一點遠了，你趕快用力動一動，就能回進水裏去了。來呀！」

匹諾曹盡力的幫着牠。他把那兩隻沉重的箱子，從可憐的海豚的背上卸了下來。他清除着沙地，踢開了石子。但可憐的小白鯨，在翻完這短短的距離中，身子都弄傷而流着血。

最後，小白鯨發出一聲得救的長嘆，牠又

在涼快的水中了。匹諾曹真是歡天喜地極了。他看見小白鯨已回進了水，便跑回去搬箱子，他拖着拉着，總算給他重搬上小白鯨的背上了。

「總算運氣，他沒有知道這些東西，不然——」匹諾曹自言自語地說。

「他你說誰？」小白鯨問。他現在已恢復過來了。

「就是幫我救你的那個他。他有一根長的白牙齒，他用這根牙齒在岩石上開了一個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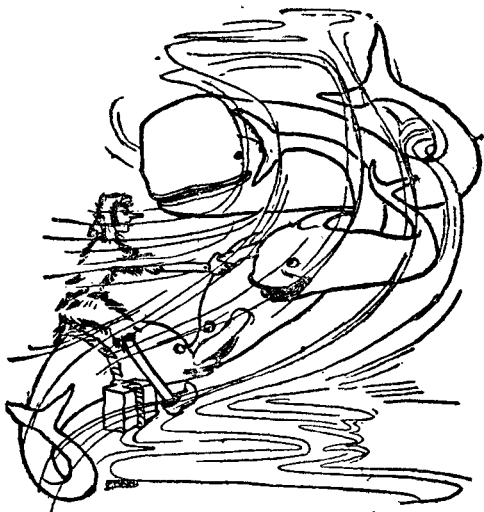
「這是一角鯨！你一定是在說一角鯨！你是在說你懇求一角鯨來幫你，而他就鑿開了一個洞麼？」

「我想大約是的。」

「但你怎麼能請到他來幫助你呢？」

「那是我的祕密。現在你休息好了，我們回到槌頭鯨那裏去罷。」

「好的。但我倒很想知道，那一角鯨怎麼竟會這樣的慷慨。」



看見他們回來，更是歡喜無窮。

匹諾曹笑了一笑，跳上海豚的背，他們回去了。兩位朋友不再耽擱一刻，直向珊瑚島游去。他們一游到那個島，直轉向老白鯨住的地方去。他們看見各個都是健康而愉快，看見他們回來，更覺歡喜無窮。

槌頭鯨要匹諾曹把冒險的經過情形，告訴他聽，而那孩子正也要以此使他高興。他講到那海豹，那破船，怎樣碰到章魚，外海裏的一場惡戰。但他的最後一次的冒險，和損失了一盒珍珠，他卻一字也不提。

「就是這樣完了麼？」槌頭鯨問。

「是的；還會有什麼呢？」

「那末，你終於是經歷了一次快樂的旅行了。」

「是的，是一次美滿的旅行呢。」

「沒有什麼不愉快的冒險麼？」

「不，沒有——不過，是的，有一個；但這老早就忘記乾淨了。」匹諾曹現在知道要學

習誠實的價值了。

「那是怎麼的呢？」

「但那早已忘記了。」

「我要知道這事的經過，」槌頭鯨說，口氣是慈祥而堅決，有使人不得不服從的力。

「很好，」匹諾曹便對他說了。

「哦，倘然沒有那個好心的角鯨，恰巧在這時經過，小白鯨現在一定死了，」匹諾

曹結束時說。

「一個好心的一角鯨他怎樣？」

「我要求他幫助我，他就答應了。」

「但你對他的好心，用什麼報答了他呢？一角鯨倘沒酬報，可不會那麼的。」

「我確也給了他一點東西，就是這樣。」

匹諾曹最後全講了出來。

「幹得好，我的孩子。你確實是很勇敢的，你的不聽話是可以得到恕饒了。記着，匹諾曹，你的品行良好，是應該嘉獎的。」

「第二天，這四位朋友別了老白鯨，很遠的游去，旁晚時，他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好吧，再會，我的孩子。」槌頭鯨對匹諾曹說。「我們的旅程是完了。我希望你已學習到了一點知識。你現在得回到人世間去了。」

「怎麼？你要把我孤零零的留在這裏麼？」



“怎麼？你要把我孤零零的留在這裏麼？”

「你不會長久孤零零的。不要怕。你向內地

走去不遠一點路，你便能走到一間小屋子。到

那裏你會知道有個什麼人在等候着你。」

「那一定是我的爸爸！」匹諾曹歡樂地叫起來。「哈呀！到底給我找到了！」

木偶於是謝了他的朋友們，跳上了陸地。海豚搖着他們的鰭，打着分別的招呼，游開去了。

「再會呀，槌頭鯨！再會呀，小白鯨！再會呀，大頭鯨！」匹諾曹高聲叫着，望着海，一直望到他們三個都不見了。

「好了，現在找爸爸去！」他轉向陸地，飛

快地跑了。

一切都照槌頭鯨所說的實現了。

他不但找到了爸爸，並且還得到一間美麗的小屋子，和一個等待着他的幸福生活。

他那時記起了槌頭鯨的話，「你是應該得到嘉獎的。」



他不但找到了爸爸，並且還得到一間美麗的小屋子，和一個等待着他的幸福的生活。